

民國三十七年春季

大字
足本
柳笑春白扇記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春季再版

大學
足本 柳笑春白扇記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李蘭王

梅華

素梅

柳青

梅進士

柳國棟

繪圖
大字柳笑春白扇記 卷上

自從盤古開天地
 三皇五帝治乾坤
 幾朝君王多有道
 幾朝無道帝王君
 夏禹湯王治乾坤
 周王讀書教聖賢
 伏羲書下先天卦
 炎帝神農教種耕
 哀公立下讀書館
 周王讀書教聖賢
 後來孔子遊列國
 教讀三千七十人
 釋門立起僧三寶
 老君立起大千門
 寶華立起神通咒
 分為東西南聖門
 前有萬曆真天子
 後立崇禎聖主人
 崇禎聖主登龍位
 國泰民安享太平
 兔走烏飛苦奔急
 人生何事苦謀生
 屢朝宰相三更夢
 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併九州湯得位
 秦吞六國漢登基
 人人都作千年計
 怎奈天公不應承
 這些浮文且不表
 且說梅府一段情
 話說崇禎十一年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一告老回家的翰林姓柳名國棟字擎天
 娶妻王氏係蜀官家之女膝下無男所生三女長女次女俱已出閣名門公婆愛惜
 夫婦如賓惟有第三女尚未出閣取名柳青字笑春年方二八生得賢慧溫柔幽嫻
 貞靜有傾國傾城之色閉月羞花之貌百家子史無所不讀詩詞歌賦無一不通烹
 飪餽饌般般都會描龍綉鳳件件俱能父母愛情如掌上明珠因與年誼作親許下
 離城二十里西郊外梅家村進士梅高的第三個公子為妻這梅進士娶妻吳氏亦
 是書香之女所生三男一女長子次子俱已乘龍惟三子尚未完姻取名梅華字瑤

芳生得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他父愛他聰明超眾。才貌過人。且莊重穩成。所以翰林禁歸之時。這梅進士親送到十里長亭之外。說道若年凡到家之日。小鬼重其教訓。教以詩書。感恩不淺也。這話休表。且說柳翰林自北京告老。辭別聖駕。出了長安一路行程。不覺月餘。已到自家大門。走至廳前。夫人小姐俱來拜見。各叙寒暄。畢。夫人就命設宴。與老爺接風。飲宴至晚。各自安歇。柳翰林自到家數日。已將家務提調以畢。不期就生出一場大禍來。正是半空無雲而降雨。平地沒水。竟生波。不知此事如何。且看下段分解。表明之時。可使將軍不戰。漁翁拋竿。才子擱筆。佳人停針。

這些閒言且丟下

書歸正傳說根原

荷風炎炎亭前過

鸚鵡叫來鶴舞檐

不覺睡在東窗下

兒懂連請把茶烹

翰林飲茶亭前坐

忽見夫人到面前

二人見禮分左右

飲罷香茶把語言

王氏此時開言道

老爺在上請聽言

今早東庄人來報

滿塘已是開碧蓮

明日便是五月五

老爺請去觀一觀

老爺聽得夫人話

滿面生歡笑連天

點頭忙把夫人應

口稱知禮女中賢

夫人這般來照應

明日定然到此間

話說一回心歡喜

王氏口裡叫家人

話說夫人忙叫家人

分付說道明日端陽佳節

東庄多多備辦酒宴

又命家人去請

老爺的男親女眷

張王二位姑相公

劉馬蘇李四位公子

明日陪梅姑相公賞蓮

說此四人

一個姓蘇名文

字紹孔

一個姓馬名良

字為龍

一個姓李名發

字春選

一個姓劉名義

字騰雲

與梅公子是最好的朋友

今見柳家來請

俱各應允

次日男親

女眷與柳府之人並四位公子。不是騎馬，便是乘轎，紛紛來到東庄，真乃好池碧蓮。

松柏梅杏般般有，牡丹芍藥樣樣全。真真賽過西湖景，別有天地非人間。

風吹柳葉金聲响，雨洒芭蕉玉露鮮。双双金魚戲水面，對對蝴蝶繞花間。

梧桐枝上黃鸞舞，嫩綠池邊紫燕飛。退毛老鶴松間卧，有情鴛鴦花中眠。

丹桂栽在粉墻下，綠柳栽在亭半邊。眾木不如柳樹軟，百花怎比海棠鮮。

亭邊粉團分左右，還有綉球擺兩邊。吊蘭空中任風舞，可惜秋菊未開全。

名苑奇花古來有，那及此處愛煞人。這些美景都堪羨，還讓彩蓮獨占先。

涼風吹來人停扇，一片濃香噴鼻尖。人人口內俱稱羨，拍掌大笑喜連天。

男席設在中廳上，女客設席傍西軒。前面柳堤公子席，男女吃酒非等閒。

飲酒三杯各起興，吟詩作對又吟拳。吟詩作對又吟拳，吟詩作對又吟拳。

話說柳翰林又命侍兒去向眾位公子，與三位姑相公說：「我家老爺要懇屈列位公

子，與三位姑相公，每位要作白蓮詩一首，不拘古風七律，亦不限韻，請隨其便可也。

於是侍兒將此言去對各位公子說了一遍，不多一時，各人將詩作起，不等侍兒來

催，眾人就議論道：「要請梅兄將詩送進去。」梅公子難以推辭，只得將各人詩章籠在

袖內，戴上頭巾，抽身便走。此去必定要由女客設宴之西軒經過而進，正是：雖不得

鸞鳳齊鳴也，賽過寒遊廣寒。縱未能鴛鴦對舞，可算是神入天台。

離了柳堤繞花徑，行過迴廊到西軒。將身走入西軒內，庭前忽見一嬋娟。

佳人聽得脚步响
不慌不忙輕站起
幾步走入屏風內
半夕時間方省悟
莫非此是蟾蜍窟
隨着侍兒將廳進
梅華將詩來呈上
人人俱皆作得好
手捧詩句哈哈笑
若還要尋第二個
敬爾三杯酬詩酒
長者賜來不敢辭
眾人急忙來拉住
若是公子不嫌棄
你拉我扯席上坐
口內只說不妨事
施罷禮來告了坐

秋波一轉看得真
移動金蓮下庭前
好似仙女下凡塵
低頭只把杏頭伸
月裡姮娥下九重
在座俱是有名人
眾人同着仔細觀
還讓公子占了先
奇才稱了幾萬千
除非李白又重生
賀你來科中解元
小生告罪有了偏
知禮公子口內稱
愚等奉陪呼三拳
伸出手來要呼拳
只管奉陪老先生
袖子扯起手腕邊

雖然未曾見過面
白扇遮住桃花面
這邊走進佳人去
莫非走入神仙府
公子正自沉吟想
公子上前身施禮
也有古風並律句
岳父念了還再念
此詩真真作得好
親手斟了三杯酒
公了前來接過酒
三杯酒兒來飲下
自古才子多飲酒
公子上前稱不敢
公子再三來遜讓
公子聽得岳父話
你呼經魁我八馬

心內已知二三分
雪娥素梅隨後跟
那邊惊呆梅書生
莫非誤入梵王宮
侍兒催詩到面前
眾人急忙把禮還
也有七言並五言
翻來覆去念几遍
天下恐無第二人
姑爺賢婿口內稱
口稱列位老先生
打了一躬要轉身
當今科甲發少年
眾人俱不肯依言
岳父上前把話言
離了坐位忙躬身
你叫獨占我十全

你呼桃園我七巧 飲一盃來輪一拳 歡呼暢飲真開熱 午時飲到酉時辰
 眾客俱皆醉吃了 人人好似醉八仙 還是公子不多醉 一連戰勝數十人
 所有親眷來偷看 男男女女亂紛紛 也有誇他才學好 也有誇他酒量高
 也有誇他風流貌 侍兒即忙到席前 了環侍兒俱來看 報與王氏老夫人
 夫人命把老爺請 翰林聞聽夫人請 輕輕就把老爺請 夫人有話對爺言
 翰林聞聽夫人請 即忙轉身到西軒 夫人一見翰林到 離了坐位忙起身
 聞言就把老爺叫 老爺請坐聽妾言
 夫人說道老爺數年不在家中 東庄賞蓮到此一遊 酒興之處 妾身不敢阻攔 只是
 我那十七八歲的姑爺 如何與他這許多酒吃 倘若吃醉 是老爺之過 還是妾身之
 過 翰林聞聽微微冷笑 說道 夫人不必多慮 下官有幾句言語 對夫人講來 夫請聽
 翰林當時開言道 夫人不必怒生嗔 古來多少風流輩 前朝幾個酒中仙
 李白曾醉長安市 張旭三盃草聖傳 能酒之人作詩好 愛惜不在這時間
 說了幾句抽身起 活活氣坏王夫人 翰林復把席來坐 夫人轉身到西軒
 陪客又把酒來飲 侍兒席前便開言
 話說侍兒走至席前 對梅公子說道 張王二位姑爺 並四位公子 久候多時了 請公
 子快去 且住書中交代 讀者休要誤會 聽書之人 亦不得錯聽 此話那裡是眾人之
 言 明明是王夫人詐計 耳聞話表 且說梅公子聽得侍兒之言 便立起身來告辭

出了中廳來至柳堤前見了眾人便拱手道失陪失陪眾人言道我等也知道了他
們也知好歹。瑤老甚是得意。公子道不過是因素日耳目所聞今日順口喝有其得
意說罷大家同坐而談須臾之間不覺紅日西沉各人俱散席告辭而去。

此時眾客紛紛亂 各人告辭回家庭 午時吃到酉時散 到家紅燭照庭前

這裡拜回女親眷 那邊散去眾男賓 公子仍回書房內 小姐也把綉房還

書齋攻書還依舊 鼓打三更各自眠 這是賞蓮頭一段 還有借扇在下邊

話說公子自那日柳陰亭西軒前見了小姐一面只是終日神思不爽悶悶懨懨心

中知有所失自古道心有所思神情恍惚這正是 終朝昏悶無情趣

書懷每恨紙不好 扶琴懶把絃來調 早知這般惹人處 長簫吹來不知音

有時醉倒花樹下 夢至巫山那見春 公子正在沉吟處 侍兒送茶到來臨

煩惱無門人自召 愛意本是人自尋 那日我把西軒過 亭邊看見女釵裙

公子茶罷間言道 從頭一一說分明 無知侍兒開言道 公子你且听分明

他是誰家女親眷 可是你家小千金 惟有青衫藍衣者 手執白扇是千金

那日親眷有多少 女眷裙釵數不清 侍兒說罷收了盞 邁步如飛進後廳

雪娥素梅隨跟走 名喚柳青字笑春 仰面朝天把氣嘆 自言自語自沉吟

內堂走進侍兒去 公子書齋失了魂 娥親你態朝南望 蛾眉鳳眼櫻桃唇

柳陰亭前就是你 白扇遮面是笑春

鳥雲巧梳水波浪
藍衣下面露青裙
十指遮扇賽雪詠
桃腮粉面玉含春

那日我把亭前過
小姐如何這聰明
我不識你你識我
有勞慧眼女千金

因此看真真好看
你名不愧叫柳青
適才說的這番話
次日借扇有來因

清早起來書房坐
忽聽窗外有人行
即忙伸頭往外看
雪娥摘花過書庭

公子上前開言道
雪娥姐姐口內稱
姐姐到此因何故
為何清早到園亭

手提花籃堆滿載
枝枝朵朵色色新
此花摘與何人戴
從頭一一說我聽

倘若一字說錯了
摘花之人罪不輕
雪娥聞聽回言答
公子在上聽元因

夫人命我來至此
採花前去奉千金
小婢無故不來此
何勞公子問其情

却說梅公子聞聽雪娥之言
即便說道適才小生所說之話
乃同姐姐作耍祈勿見

怪只是小生有一言煩姐姐轉答
小生那日柳陰亭前遇見小姐
乃是無意之間冲

撞尊顏萬望小姐原恕
雪娥道我家小姐乃寬宏大度之人
決不見怪公子道我也

久聞小姐是个海量之人
定不見怪但小生有一件要事
重托雪娥姐不知可肯勞

神石雪娥答道有話請講
只是非禮勿言

公子上前開言道
尊聲姐姐聽原因
薰風炎炎書庭過
任穿紗羅似火侵

近來失落手中扇
熱來只得卧樹陰
欲去街前買一柄
為客之人無寸金

縱有銀錢在手內
書生不諳世事情
有意要向千金借
又怕小姐不答應

雪娥聽見微微笑
邁步回身入後廳
內堂走入雪娥去
公子書齋候好音

雪娥送花綉房進
書房之人把信寄
要求小姐寬宏量
誰人叫你採花去
雪娥又復開言道
近來失落手中扇
縱然銀錢手中有
他今失落手中扇
我是翰林書香女
老爺夫人知道了
小姐說罷梳粧去
說的語言多端正
過了數日不見面
若得雪娥此時至
幾步走到中堂看
前日小生重托事
莫非姐姐未曾說

見了小姐笑吟吟
叮嗔之上又叮嗔
怒他冒犯是無心
誰个叫你寄信音
小姐不必怒生嗔
熱來只得卧花陰
書生不知世事情
此事干我甚事情
品格端方女釵裙
閨門不緊罪不輕
雪娥低頭自沉吟
真真不愧翰林門
獨坐書齋悶在心
滿斗焚香謝天庭
四下無人冷清清
不知姐姐可用心
莫非小姐不答應

今早採花書房過
那日柳陰亭前過
小姐聽說紅了臉
老爺夫人知此事
他又說交過書庭
欲去街前買一柄
小姐聽罷低頭想
從今休往書房過
倘若外人知此事
此次奴且饒恕你
好个有趣梅公子
這邊不說王僕話
何日望得雪娥信
清早忽聽嬰武叫
雪娥獨立嬰架下
如何數日不見面
雪娥聞聽開言道

憑空一件奇事情
無意冲撞女千金
罵聲了環太浮輕
抽斷你的脊梁筋
穿着紗羅似火侵
為客之人無寸金
粉面好似鮮血侵
這般言語再休聽
柳氏千載落罵名
二次不可亂胡行
好个聰明女千金
公子書房候好音
閒暇沉吟寫幽情
架上鐵樹响叮嚀
公子上前笑吟吟
音信無通是甚因
公子在上聽元因

雪娥本是奴婢輩
公子小姐使喚我
小姐大發雷霆怒
借扇事小名節大
雪娥說端抽身轉
仰天長嘆無言語
小生不過取頑笑
書房病下梅公子
鋪床疊床夫人去
吳氏夫人聞此信
急忙快把城來進
就說家母多拜上
柳府大小紛紛亂
今日雪娥送藥進
面黃肌瘦全不像
梅華睜開昏花眼
只因望你把扇借

奉命差使敢違承
何分重來何分輕
大罵了環太浮輕
外人面前莫使聞
快步如飛往內行
好似冷水潑在心
弄假成真太浮輕
柳府大小失了魂
熬藥煎湯親自行
唬得三魂吊二魂
快至柳家看分明
感承二老大恩情
綉房唬壞女千金
眼望公子好傷情
肢體如柴不成形
望見雪娥淚淋淋
惹我今日起災星

今日柳家為奴婢
昨日了環開口
老爺夫人知此事
公子休再提此話
公子聞聽發了急
幾步走入書房內
今日思來明日想
問卦求巫忙不住
這時公子身有病
開口就把長子喚
倘若病重抬回轉
不言梅府人來到
不表小姐自唬唬
好花只怕風來擺
雪娥寒心開言問
開口叫聲雪娥姐
我因白扇思成病

異日梅府伴千金
幾乎一命見閻君
剝你皮來抽你筋
閨門不緊罪不輕
似醉如癡心不靈
自言自語自沉吟
天降災磨到來臨
推算八字看五星
家人報信梅家村
你帶家人去一行
病輕任你去調停
公子病體漸漸輕
且說了環送藥臨
好人只怕病來侵
公子貴恙可減輕
姐姐聽我說原因
結成病來至今

若是小生病不起
今生不能成夫婦
雪娥說罷抽身走
了環奉命送藥去
因思白扇結成病
今生不能成夫婦
口裡不言心中想
慢將白扇藏袖內
若被双親知此事
外人不知其中意
倘若被人知道了
走入書房用目看
欲想將他來喚醒
內堂去了雪娥姐
進門就把門公問
門公回言說無有
走進書房用目望

雪娥姐姐可於憐
願到來生再結親
轉身又至綉房門
公子說出一段情
結成疾病到而今
願到來生又結親
此事怎樣得安寧
吩咐雪娥記在心
閨門不緊罪不輕
還說奴家不正經
笑春千載留罵名
四面無人冷清清
忽聽內堂呼喚聲
外面來了勾絞星
公子病體可曾輕
眾位公子請內行
只見公子睡沉沉

多多拜上柳小姐
雪娥聞聽開言道
小姐一見忙來問
只因那日把扇借
倘若病重身不起
雪娥從頭說一遍
怕人看見止住淚
將扇悄悄送書房內
朋友面上不要露
囑咐一番又囑咐
雪娥答應出房去
公子睡着靠床上
雪娥不敢來怠慢
劉馬蘇李人四個
書房可有客人到
四人聞聽抽身走
你說將他來喚醒

代我訴說這衷情
公子耐煩且寬心
雪娥從頭說分明
惹得小生不安寧
多多拜上柳千金
小姐聽罷淚淋淋
假作無愁暗沉吟
叫他收藏緊隨身
上有笑春一賤名
叮嚀之後又叮嚀
邁步一直到書廳
不便與他說其情
扇放床邊急轉身
同來柳府問安寧
有人無人在書廳
一齊來至書房門
我說由他睡安寧

李發走至床邊去見柄白扇在床前見了字體甚工精

寫的羲之蘭亭記還有款題在下邊看罷頭來看至尾欸下留名柳笑春

眾人見了多惊異這個名字大有音想來一會低声說這是柳府小千金

劉義指着梅華笑怪道惹了此病根待我拿了搨搨去看你病體可減輕

四人說罷齊走出從此滿天起愁雲蘇武搨書托鴻雁雁到天空被鷹擒

老臣空懷凌雲志遠阻君王無信音匈奴未入中華境漢王先棄王昭君

却說梅公子病了月餘治得全愈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戴上頭巾穿了藍衫命侍兒領路來至後堂拜謝岳父母

翰林與夫人見公子病好滿心歡喜就命侍兒備馬一匹同公子回家一行以免夫人之憂慮到了梅府就替我在吳夫人面

前侍安侍兒聽命即行備馬公子告辭上馬出離府門一路向梅家村而來正是五里村上急加鞭

久別家庭違親顏這回歸來喜連天十字街前忙催馬連叫劉家公子身

行來不覺多一會恰到劉義府門前公子到門高聲叫四下並未見一人

叫了數聲無人應幾付對聯掛兩傍邁步直到書軒內文房四寶件件全

但觀觀箱上面擺還有白扇插其中公子見扇頗精選抽來手內仔細觀

一付筆筒桌上擺不知寫的是誰人上錄羲之蘭亭序寫的欸兒在下邊

一見筆跡暗稱羨話說公子初見此扇之時口內稱羨真真寫得好心中想道是誰人寫得如此精緻

就如王右軍一手待我再看款上是何人所寫便明白了遂注意往下看去只見下
邊落着柳笑春閒筆公子看了把眼一睜口內說道是了就将扇子籠在袖內抽身
便走也不往蘇李馬三家去就上馬望梅家庄而來一路沉吟好不熬煎這才是滿
腔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正是

即忙催馬連加鞭

心中好是滾油煎

從頭至尾想一遍

無名之火湧上天

原來賤人欺負我

你把私情通外人

只說你是千金體

翰苑之家是名門

重重門第深似海

梅香了環不離身

無嫌不怕相對面

有心不怕隔千山

賤人罵了千千万

又把劉義恨幾聲

小生與你為朋友

骨肉相同是斯文

誰知你懷不良意

欺我梅華理不該

有時若逐我的意

仇報仇來冤報冤

奸夫淫婦俱不惹

千刀萬剮稱心田

一路懷恨來得快

不覺到了自家門

高堂之上先拜母

又見兄嫂一家人

吳氏夫人心歡喜

無數愁腸也放寬

即忙就把嬌兒叫

我兒病體可完全

公子答言全好了

母親不必掛心間

母子高堂來講話

直至紅日落西沉

書中細微表不盡

吃了夜膳各安身

次日公子清早起

打發侍兒轉回程

到家代我多囑咐

拜上老爺與夫人

說我要忙在家事

暇時又要讀書文

魚因家母多病痛

早晚侍奉不離身

侍兒答應辭去了

公子轉身到中庭

終日納悶坐書屋

愁眉不展少精神

詩書文字都不理

琴瑟拿來作枕眠

壁上詩畫不齊整

案頭書籍顛倒顛

時常閉目長嘆氣 自言自語似瘋癲 即日長嫂來看見 即到後堂稟夫人
却說公子的長嫂趙氏奶奶 性聰明溫厚賢良 這一日看見公子面皮黃瘦精神
倦怠行坐無措 終日悶悶懨懨 茶飯不思 詩書懶讀 恍惚心中 有恩恐妨 又生出病
來 即忙走至上房 對吳太夫人稟道 這幾日 看見三叔叔 年紀也有十八九歲 正是
娶親的時候 夫人說 但此事 必須你們 夫妻辦理 須要留心 不可違悞 所有一切應
用之物件 俱要辦得 齊整 以裝臉面 不可草率 令人耻笑

夫人聞聽媳婦話

趙氏遵命忙不住

吉日選定九月九

姑娘年幼知識淺

梅府打點財和禮

過禮之時多熱鬧

欲待京都對父說

若就低頭將母順

古人有言說得好

終日把你來作賤

從今打定這主意

點頭說了二三聲

即令家人往街前

紅帖之上寫得明

拜上梅府緩二年

熱熱鬧鬧抬過門

三爺如在醉夢間

違拗母命不應該

叫我為人吾甚慚

順字遠在孝字先

另討一个女天仙

要我悔心難上難

這件事你去辦

就請日家來推算

月老代禮來通信

媒人來往二三次

笙簫細樂鳴金鼓

過了幾日才知道

若要從寔來告母

千思萬想無可奈

梅華順母娶了你

三年五載你不死

光陰易過如梳快

快選吉日與良辰

選个迎親吉期辰

柳府難免說謙言

始得允許把姻聯

兩邊府內亂紛紛

心中鬱鬱總不安

這樣事情怎好言

好似鋼刀亂箭穿

做个堂前使喚人

毒藥送你鬼門關

不覺已是九月間

到了重陽九月九
街方鄰里也來賀
廳前鼓樂三般奏
男親女眷來送嫁
從此綉閣來關鎖
我把良言囑咐你
孝順公婆要留意
到晚閉門須早睡
燒火掃地要你累
小心帮娘爭口氣
母女正在生悲痛
笙簫不住連天奏
尚書職事都察院
三簷紅傘頭上罩
這些俗套難言盡
双雲青巾頭上戴
打恭行禮多端重

梅柳二家鬧聲喧
送了喜儀又對聯
鋪毡結彩大門前
前後廳房乱紛紛
描鸞刺綉在梅門
女兒好好記在心
尊敬丈夫莫生嫌
雞鳴早起莫貪眠
難比在家作姣生
内外出入別疎親
忽听樵樓鼓三更
看看來到大門庭
進士金牌左右分
鑾甲半付件件全
燈籠火把耀眼明
粉底朝靴足下登
舉盃換盞甚穩成

親戚賓客來賀喜
不說梅府迎親事
翰林燈籠高掛起
夫人斟了三盃酒
又把詩書來堆起
今日還是柳家女
妯娌小姑要和氣
從今針黹要你做
開口切莫高聲語
夫人說到傷心處
管門家人忙來報
一担麒麟分左右
金瓜鉞斧朝天蹬
歲貢優貢並拔貢
二面蘇羅來引路
蟒袍上下金光現
迎親已畢辭出府

宗族眷屬俱賀全
且把柳府表一番
欽命金牌左右分
娘的嬌兒叫几聲
何日聽得兒書聲
明日便是梅家人
使喚家人要恩寬
從今破壞要你紉
行事必須要穩成
小姐聽了放悲声
梅府轎馬進西門
五色彩旗分兩邊
文筆袖手非等閒
科甲及第與會元
轎內坐定俊書生
燈光之下露斯文
新人紅轎在後跟

鼓樂燈籠前面走
扶入新房坐富貴
雪娥耳邊輕輕說
公子假醉他不飲
二人飲過交杯酒
萬籟無聲更漏靜
牀上睡着梅公子
手捧紅巾遮粉面
秋到夜深天氣冷
往夜只有五更鼓
彼此二人俱皆望
人說良宵恨夜短
髓人低頭枉含羞
正在煩惱天明亮
輕輕走在紗窗下
洗臉之水即拿到
小姐今日太起早

迎到家中正四更
交杯合盞滿滿斟
小姐少飲二三分
接盃傾酒在埃塵
了環退出綉房門
公子轉身進房門
灯下坐着女佳人
腰繫羅裙蓋金蓮
欲坐強站脚痠疼
今夜到有十更天
忽聽金鷄報曉天
小生此夜大不然
曉光射入粧台前
周身疼痛呼幾聲
淨口温湯擺在前
了環先敬一盃湯

新人扶進把堂拜
將酒送入小姐口
此是周公行下禮
兩看了環俱看見
公子走出綉房外
不脱衣巾床上睡
公子睜眼將他看
公子愁眉長嘆氣
扭回頭來輕咳嗽
那時望得天光亮
公子心内如刀絞
別人花燭多歡喜
才子愁眉不帶笑
公子披襟出房去
過了一時了環到
小姐淨面漱了口
小姐快把此羹飲

雪娥素梅隨後跟
小姐低頭把身偏
後人一一要遵行
只是小姐未知聞
自言自語嘆幾聲
翻來覆去夢難成
一身上下看得真
小姐低頭無語聲
好似老鼠伴貓眠
不願此夜怎樣眠
萬恨千愁對誰言
公子獨作反目看
早曉得桂難生香
小姐微微把心寬
小姐面前忙請安
了環捧來一盃羹
飲下此羹長精神

小姐說道拿過去
了環聞聽忙不住
三尺青絲拖滿袖
左邊梳的蘭花朵
滿頭珠翠來戴起
柳葉眉毛櫻桃口
翠藍滕衣松綠帶
可惜羅裙來遮住
一條玉帶腰間繫
堂前同把天地拜
不表親眷回答禮
双手取出一如意
眾人見了皆歡喜
才子遂得佳人配
可惜是个殘花柳
就是巫山洛神女
你若不是殘花柳

莫要多口又多言
熱湯加上草菓益
一双玉腕挽胸前
右邊梳的鳳翻身
錦綉羅衣身上穿
紅唇白齒賽粉團
緊緊扎定小金蓮
人前只露鳳頭尖
黼金霞佩在胸前
拜了家堂拜祖先
再說吳氏老夫人
付與媳婦緊隨身
人人稱羨不息言
話不虛傳果是真
不貞之女不值錢
不過這般美容顏
小生把你當心肝

你把熱湯換一碗
小姐此時來飲下
上面梳的盤龍髻
上面插的金釵子
長寬大袖金鋪面
一對彩鬚分左右
足穿高底紅綉履
七鳳珠冠頭上蓋
打扮齊整出房外
多少俗禮表不盡
一見媳婦心歡喜
男親女眷同稱美
天下夫婦多多少
此時公子偷窺視
不然賽過西施女
若論莊正無人比
小姐拜別回房去

我的口乾脚又痠
兩個了環理烏雲
下面梳的水波雲
中間插枝鳳頭簪
八寶珠環墜耳邊
五色宮裙繫腰間
白綾纏了賽鮮菱
九龍蟒袍罩衣穿
恰是仙女降凡間
拜客之後拜親顏
眉開目秀自清閒
妯娌姑姊誇天仙
那有這對配得全
低頭長嘆恨連聲
月裡嫦娥降凡間
再看雅韻非等閒
門外鼓樂鬧喧天

發怒多時才睡着
 看了一時心內想
 真真是個書呆子
 想罷又把公子看
 抽出一本仔細看
 此文果真做得好
 筆墨才高人難比
 小姐此時精神倦
 這才是
 神女枉候巫山下
 小姐靠在妝台下
 連夜未曾得合眼
 來請姑爺梅公子
 小姐聞聽婆婆命
 一到柳府來下轎
 前廳夫人陪女婿
 也有問他婆婆話
 都道小姐修得好

小姐走到書案前
 想起當初事一端
 迂迂腐腐到好玩
 埋頭睡得好安然
 原來公子作的文
 錦繡珠璣鋪成篇
 定然不是等閒人
 樵樓更鼓听不真
 可笑襄王不團圓
 公子起來把衣穿
 自覺瘦了二三分
 並携小姐去回門
 今日歸迎喜臨門
 父母迎至大門前
 夫人伴女在後邊
 也有問他妯娌們
 天生一對並頭蓮

看他讀的何經傳
 昔日借扇才子樣
 昨夜不曾說句話
 低頭又瞧書合卷
 從頭一一留心看
 不覺看到高興處
 口中不言心內想
 每夜只有五更鼓
 小姐正在心愁悶
 邁步走出綉房外
 這裡小姐把鏡照
 夫人聞聽忙吩咐
 臨行上房請婆拜
 請進姑爺高堂坐
 親着姊妹俱來問
 若再說道姑爺處
 不言親戚來談話

看他做的誰家文
 而今看來好迂酸
 今宵看書就安眠
 案頭之上有佳文
 心中歡喜上眉尖
 提起筆來圈上圈
 當今才子數此人
 今夜到有十更天
 忽聽金雞報曉聲
 小姐菱花對容顏
 外面走進二丫環
 吩咐二人快起程
 夫妻双双出大門
 書童侍兒把茶端
 難免問了多少言
 个个誇好不絕聲
 内外筵席擺得全

前廳首席姑爺坐

內堂小姐坐上邊

一對新人內外坐

書中再把外面言

公子心中煩惱

喜酒醉了八九分

席散入內將酒謝

深擾岳父岳母身

家母命婿多拜上

拜謝二老抬舉恩

話說公子入內謝席。說道家母命小婿深謝岳父岳母。一切厚禮已經愧領。舍下家

道貧寒。岳父岳母這等厚愛。就感仰之至。至於兩個了環。請岳父岳母收回。早晚使

喚決不敢當。翰林夫人聽了。說道姑爺那裡話來。這不過是小女稟性懦弱。不會得

侍奉親太。特遣此二婢代小姐做个帮手的意思。女婿無懷他意。公子再三不肯。夫

人說請姑爺收下一个。早晚使喚罷。公子那裡肯依。翰林夫人再三相強。公子只是

不肯依從。翰林夫人只得又說道。既是姑爺這等固執。愚夫婦就不再強。只是小女

愚蠢。要求親太夫人恩寬。姑爺高抬貴手。愚夫婦方始放心。小女才能做媳婦。

這才是賠嫁貨 難免爹娘說多言。公子說罷忙告退。岳丈送出大門前

深打一躬上了轎。夫人後堂對兒言。你家婆婆多忠厚。不肯收下二了環

我兒好好做媳婦。莫教為娘听殘言。小姐臨行深深拜。再拜父母養育恩

未曾下跪先流淚。恰似珍珠滾胸前。當初爹娘錯生我。不幸是个女敝裙

誰家養大誰家使。生身爹娘丢半邊。眼望爹娘放声哭。可憐爹娘叫幾聲

不生三男並五子。單生三个是女人。今日兒去丢下你。未知何日再團圓

早晚之間莫望我。五更半夜莫心酸。飲食冷暖要保重。出入起居要安然

天陰下雨早早睡
 朝廷錢糧早早上
 小姐含淚把轎上
 抬轎之人行得快
 不言小姐問安畢
 縱然有這些微地
 兼之他家無人使
 夫人說道任隨你
 公子聞聽回言道
 飲食銷饌般般會
 公子說罷回身轉
 冷風吹動酒性發
 睡在床上如山倒
 小姐知道公子醉
 燈內重把油漆滿
 無奈取過書一本
 當做當初在柳府

高樓低坎慢慢登
 莫叫官差到家門
 兩個了環隨後跟
 不覺到了梅家門
 且說公子對娘言
 半年有事半年閑
 我們這裡許多人
 你把媳婦問一聲
 母親不必望心間
 女工針線件件能
 辭過女親出外邊
 今日酒醉八九分
 半點人事不知聞
 吩咐了環出房門
 夜深獨坐好孤單
 從頭一一看一番
 西書房中把身安

倘若有些疾與病
 小姐拜別父合母
 小姐了環齊去了
 一見婆婆把安請
 後堂裏面告訴母
 雪娥素梅無事做
 夫人平生多忠厚
 恐他不肯容回去
 此人一生多能幹
 若論居家務農事
 慢行走中廳外
 大踏几步進房去
 這時睡定梅公子
 了環退出門外去
 瑤琴雖是桌上有
 鼓打三更交半夜
 口中就把侍兒叫

誰是知心侍奉人
 夫人觀眾送出門
 夫人眾人轉家門
 妯娌小姑問周全
 我們無糧又少田
 不如叫他各自還
 那有不依兒的言
 留下早晚帮他身
 何用了環帮他身
 還會栽秧並下田
 只見水輪空中懸
 了環小姐唬一惊
 那裡唬壞女佳人
 小姐輕輕把門關
 新當媳婦怎敢彈
 公子醉睡口內乾
 快拿茶來與我食

小姐聞聽微發笑
 小姐越思越好笑
 伺候多時不見醒
 公子接茶來飲下
 酒已醒時還假醉
 你是誰家裙釵女
 你尋人兒尋錯了
 公子假醉說此話
 含羞帶愧無言語
 你是何方怪妖鬼
 假意說聲知道了
 你今奔我奔遲了
 公子不住連聲叫
 欲待上前說兩句
 話說小姐聞聽這般言語
 又不知其中原故
 欲待開言又羞愧
 千難萬難含羞帶愧
 只得輕輕說道
 是妾身在此不必多疑
 請睡罷
 公子說道
 小生未曾聽過這等聲音
 怎不上前一會
 小姐聽見滿面帶羞
 低頭默然無語
 公子起身下床
 近前一看
 假意

酒醉之人太糊塗
 粧做侍兒把茶端
 小姐只自把茶食
 遞杯看見女嬋娟
 心中思量八九分
 為何半夜到此間
 我非是你心上人
 小姐如同在夢間
 慢退兩步欲轉身
 小生是個大羅仙
 就把尊嫂叫一聲
 敗柳殘花誰喜欣
 如何尊嫂恁棄嫌
 面帶含羞難開言
 這件事兒難住我
 真真急壞女佳人
 此時你把侍兒叫
 輕輕捧上茶一盞
 公子又把侍兒叫
 公子好似如夢醒
 明明知是柳小姐
 想是娘子走錯路
 快快開門走出去
 任是古今聰明女
 公子假做慌張樣
 任你神通多廣大
 莫非就是劉大嫂
 小姐不知其中意
 小姐欲待不言語
 那有侍兒在面前
 公子沉睡不知聞
 小姐送茶到床前
 無名之火湧半天
 假意開口問根原
 這裡不是烟花館
 免得小生趕你行
 心中無是怎知音
 小生今夕遇妖人
 怎能瞞得讀書人
 為何今夜奔小生
 當做酒醉發狂言
 又恐公子怒生嗔

夫惊道呵呀原來是小姐適才小生酒後狂言望祈小姐恕罪罷但不知夜之深淺請問小姐有多時候了小姐輕輕答道有三更時候了公子言道既有三更時候何不請安睡小生失敬了說罷公子復自上床睡了小姐靠粧台邊坐了一會

此時金雞已唱曉

架上鸚鵡吐人言

小姐梳粧入厨下

看看紅日東方明

公子出房高堂坐

厨房走出二了環

双手捧盆洗臉水

手中肥皂放面前

公子請過二三次

公子只當耳不聞

冷了又把熱的換

了環站得脚已痠

雪娥心內來思想

捧了面盆轉厨門

將盆遞在小姐手

這盆臉水要你端

我們捧去二三次

那人有些不喜歡

小姐休要當初性

不比在家那幾年

自古道匙不開鎖

不是稍公不撐船

小姐若是端了去

自然雲散見青天

小姐抽身捧面盆

輕輕送去當塔前

這裡小姐抽身轉

公子橫眼看佳人

口中就把書童叫

與我拿去換一盆

將水倒在塵埃地

不愛小人來奉承

小姐此時一看見

滿面含羞難開言

妯娌面前好無趣

小姑面前無容顏

滿臉好似熱水洗

心中恰如乱箭穿

自己前後來思想

並無差錯半毫分

難道今日還酒醉

清早起來發酒顛

古人有言說得好

且把愁腸去半邊

小姐正在思想處

婆婆喚他把飯添

只得捧了飯一盃

小姐暗對了環言

今日梅府客已散

公子打發二了環

雪娥素梅回柳府

妯娌小姑都問全

老爺夫人若問你

我家之事莫亂言

說我婆婆多問候

妯娌小姑都問全

若遠問到我的話 就說奴家多喜歡 一家大小俱和氣 切莫提起今早情
 囑咐一番又囑咐 叮嚀之下復叮嚀 打發了環出門去 小姐獨坐綉房中
 公子打發了環回去之後 來至後堂對母親 說道明年乃大比之年 為兒搬至書房
 攻讀詩書 特來稟知母親 吳夫人自思道 三日之後 看媳婦甚是賢德 又且溫柔文
 雅 莊重端凝 舉止循禮 出言遜讓 心中甚是歡喜 此時聽得兒子搬去書房讀書 未
 免丟下媳婦 孤單綉幃 心上不忍 說道我兒讀書不在這時 既要讀書 早入書房 晚
 入綉房 有何不可 我兒不必搬去 公子道 孩兒志在功名 母親不必阻留 夫人再三
 不允 公子那裡肯依 夫人無奈 只得隨他去了 這正是 心去意難留 留下結冤仇
 千里姻緣用線牽 牽到眼前不團圓 惱恨愁雲把日蓋 渾池鯪鯉全不分
 何日望得東風至 吹散密雲見青天 彼此心頭懷意見 恰似啞吧吃黃連
 書房氣倒梅公子 綉房氣壞女佳人 一个自思奴命薄 一个自恨我無緣
 一个懶照菱花鏡 一个懶去把書翻 一个不食茶和飯 一个不把琵琶彈
 一个閉目長嘆氣 一个低頭少精神 公子心中不遂意 那把功名放心間
 不是看戲去頑耍 不是登山就放船 今晚獨坐書房內 燈前長嘆二三聲
 錢塘一縣去游遍 杭州一府也遊全 游盡杭州西湖景 美人見了幾萬千
 有了標緻無文雅 有了麗容無斯文 縱有幾分顏色者 舉止不端也徒然
 那日偶然見一个 端莊麗艷甚斯文 腰肢體態輕盈樣 金蓮又次二三分

人才本是天下少
 還是賤人生得好
 壞人名節該何罪
 今夜獨坐綉房內
 一自他把柳門進
 若論奴來為媳婦
 想是扇子寫錯了
 你叫奴家怎樣寫
 這件事兒難住我
 小姐自思還自嘆
 對鏡忙把粧來卸
 柳腰將靠牙床上
 臨睡仔細多檢點
 兩個綉枕閑一個
 四下用目仔細看
 小姐忽醒用目看
 双双用手理衣帶

世間希罕真美人
 可惜是個失節人
 淫人妻人定報應
 燈前長嘆二三聲
 何曾得罪這書生
 日奉飲食夜點燈
 怪奴上面少相稱
 你叫奴家怎樣稱
 到叫奴家認不真
 提起銀燈忙轉身
 金簪敲響玉環聲
 羅衣掛在衣架邊
 重把青絲挽個灣
 兩床錦被閑一床
 孤單獨自一人眠
 曉日射入窗台邊
 架上取過羅衣穿

縱有一二可愛女
 燈前不住連聲嘆
 此是公子心頭恨
 此時想起前情事
 書童侍兒來伏侍
 自想一身無錯處
 奴家與你非朋友
 難道稱你梅學長
 若是你把上司做
 奴家三夜未合眼
 開箱取出軟綉履
 身坐搭板把鞋換
 双手揭開紅羅帳
 睡至半夜忽惊醒
 翻來復又沉睡去
 掀開羅帳忙爬起
 梳起頭髮把厨下

難抵賤人脚後跟
 又把劉義罵幾聲
 再把小姐言一言
 從頭至尾想一番
 未嘗誤了甚殷勤
 如何這般無姻緣
 奴家與你非同年
 再奴自稱柳晚生
 奴定告職就辭行
 今晚且暫把心寬
 輕輕放在床脚邊
 揮揮錦被方去眠
 內裡睡定女佳人
 自己已不覺心作惊
 不覺天光已漸明
 牙床面前站定身
 家常之事做得全

一日柳府家丁至
 熱熱鬧鬧把府進
 姑娘為人多愚蠢
 自從嫁了一個月
 此時小姐傍邊站
 忽然闖見梅公子
 小姐是個聰明女
 我家明日把麥種
 回家若問我的事
 夫人一見小姐到
 小姐即便開言道
 兒媳俟至冬至去
 兒把父母長百丈
 你若肯听為娘話
 事得齊來難事楚
 但願兩國不降罪
 話說夫人聽了小姐說的這一番話是侍奉得公婆就不得侍奉父母且知小姐心

四人轎共兩乘
 來至後堂稟夫人
 萬事望其莫認真
 老爺夫人眼望穿
 夫人分付就起身
 多帶愁來少帶歡
 早已會意八九分
 要過幾天才得閒
 你把平安稟夫人
 就問賢媳為那端
 婆婆在上請聽言
 星娘不在這幾天
 父母望兒路萬千
 快快收拾就起程
 小國還有大國臣
 鴻雁稍書拜親顏

一乘是請梅公子
 老爺夫人多拜上
 做得不是須指教
 近來不見多星念
 小姐房中去收拾
 他把小姐瞧一眼
 明知公子不願去
 俟至冬月來接我
 說罷打發來人去
 因何不回娘家去
 年不是來節不是
 夫人聞聽小姐話
 若是你的父合母
 小姐聞聽開言道
 一頁難把兩主進

一乘是接小姐身
 拜上親太老夫人
 當做夫人一了環
 要接小姐要幾天
 打扮齊整出房門
 不言不語不做聲
 謊言哄住家丁們
 我家麥子方種完
 後堂上面稟夫人
 母女姊妹得團圓
 去來甚要費周旋
 賢良媳婦叫幾聲
 星你還要加幾分
 娘親在上聽兒言
 單進一生惹禍根

中有事尊聲丈夫就遵不得公婆之命了這且不提却說小姐將來人打發回去說道我家明日要種麥待到冬至再來接我請老爺夫人不必望念我只有雪娥素梅私說道小姐已經收拾了忽又不去那裡是種麥事忙明明是那人的臉色不好所以小姐假說種麥推故不去說罷主僕分別而去這正是來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吩咐家人回柳府

從頭稟告王夫人

夫人望兒肝腸斷

小姐望冬眼也穿

想娘想得昏花眼

望冬望得夢寐顛

過了些時冬至到

小姐心中略一寬

人未來接先收拾

準備今日省親顏

忽然門外紛紛鬧

兩項大轎在門前

家人進府來稟告

小姐上房稟夫人

今日那邊來相接

請娘對他說一聲

夫人忙叫梅華至

公子即忙到面前

前日柳府遞來東

今日來接你二人

你們快快收拾去

路程遙遠速起身

公子上前來稟告

母親在上聽兒言

兒的才疎學又淺

自己羞見朋友們

孩兒想要慢慢去

今日孩兒懶動身

況且兒是貧寒子

大轎一生不會乘

若是叫兒把轎坐

一身好似火來焚

貧窮欲安貧窮分

富貴素來富貴行

母親休把兒來怪

貧窮難進富貴門

公子說罷他去了

夫人開言把話明

不坐轎子任道你

只要早去早回程

夫人只道他去了

豈知書房去安眠

雪娥請了三五次

素梅請了七八回

公子只是不答應

穩睡書房不開言

了環使性抽身轉

忙至後堂稟夫人

了環請了三五次

全然不聽半毫分

夫人聞聽這此話

就把奴才罵幾聲

奴才不受人抬舉
 你去書房對他講
 公子聽說低頭想
 來的不好去的好
 小姐聞聽此言語
 這個謎子難猜破
 你把我人忙吩咐
 倘若叫你再來請
 人夫驕馬俱不用
 了環聽了忙告退
 開言就把媳婦叫
 今日將有申時候
 兒媳想去慢慢去
 不說夫人誇小姐
 冬至陽生春又到
 話說新春一到家
 家快樂人人歡喜
 小姐有一小姑
 年方二七與小姐
 甚是合好才
 貌雖然不及小姐
 也算得絕色佳人
 來至小姐房中
 對小姐說道
 嫂嫂自你來到我
 分耐賢媳快起身
 我去兩天即回還
 我今出題要攷文
 去了不來又怎生
 一時冷了半截心
 不知其中藏何言
 吩咐來人忙起身
 你說小姐不得閑
 免得我耳聽冷言
 辭別小姐就起身
 我兒此時還不行
 恐防半路日西沉
 婆婆不必罣在心
 書中另表一番言
 夫人只叫小姐去
 了環走進書房內
 此去要把劉家過
 了環不知其中意
 什麼叫做過劉府
 你既說了不用去
 你們回家休洩漏
 若是下次來接我
 我的言語稍謹記
 夫人不見小姐去
 小姐上前開言道
 天日又短路又遠
 夫人聞聽此言語
 光陰似箭催人老
 小姐回身喚了環
 將言稟告公子身
 要過劉義大門前
 轉過綉房說根源
 什麼劉義大門前
 我就不去又怎生
 就說我家有客臨
 隨着你們一人來
 好好記在你心間
 忙到房中間原因
 尊聲婆婆請听明
 何必今日苦奔行
 賢德媳婦稱幾聲
 日月如梭趁少年

家道不知我家有一座大花園我看你終日悶悶懨懨心中不悅今日清閒你我姑
嫂二人趁此春光明媚去到花園閒遊一遭豈不甚好小姐心中煩悶意欲懶去固
不待言却被小姑拉拉扯扯出了綉房門來至花園裡面小姐抬頭一看真乃好一
所花園只見滿園俱吐艷架上鸚鵡已開言小姐觀此春景反覺添了愁煩不禁長
嘆幾聲所有煩惱愁腸一齊道來正是一腔心事憑誰訴萬種愁腸只自知

春風到處生萬物 萬紫千紅在眼前 凋殘枯木也轉秀 人老何曾轉少年
不如幽閒高枕眠

桃紅柳綠迎人笑 今日看你舞花前 早知花醒人不醒 鴛鴦交頸並頭眠
鳳南鸞北不團圓

回憶端陽吟詠日 屈指不覺已數年 只說乘龍得雲雨 張松曾賦地理篇
水寨早已用連環

陰陽風雨龍虎會 上下鎖鑰開乾坤 誰知今日是這樣 鏡戟枉設密林間
你不上前為那端

魏王中原不問鼎 皇叔何不取西川 蜀道縱然崎嶇險 赤壁鏖兵你不戰
你不出戰因何故

秦關雖則是險隘 何慎匹馬獨登先 赤壁鏖兵你不戰 遠城雖然始攻破
何日望得東風至

非是魏軍不中計 怎奈周郎不上前 弓弩枉設山凹內 何日望得沛然雨
小姐正在長思嘆

葫蘆谷口軍不進 細柳營前將不先 你不出戰因何故 遠城雖然始攻破
何日望得東風至

戰與不戰全在你 何不明言說一聲 既戰何妨隣國聞 何日望得沛然雨
小姐正在長思嘆

玉門關開中軍運 既戰何妨隣國聞 七縱七擒瀝水邊 何日望得沛然雨
小姐正在長思嘆

一開一合奇陣上 七縱七擒瀝水邊 小姐正在長思嘆

性斧情斤思山下 心鈎神餌色海邊 小姐正在長思嘆

小姐回言我不會
 小妹打來與你看
 小姐移步繞袍走
 奴的氣虧力又盡
 梅堅柳軟閃又偏
 小姐無心說出口
 却說小姑說道
 適情開懷不知嫂嫂
 那野不種年年有
 悶悶懨懨度殘歲
 公子只得收拾去
 近前就把媳婦叫
 此時為何還不去
 小姐奉命來打扮
 袖裡小姑俱辭過
 跋山過水忙行走
 春日勝暖當頭晒
 姊妹愛要請自頑
 煩嫂送我出秋門
 將身靠在梅樹前
 奴的手酸脚又疼
 奴家倚靠你身邊
 小姑句句聽得真
 嫂嫂無心打采
 悶悶懨懨
 只說約嫂嫂來
 至花園閒遊散心
 不覺正月十五到
 小姐正在綉房坐
 那日雪娥來接你
 此去路程二十里
 收拾一時多齊整
 前面走的柳小姐
 小姐未曾走過路
 便問雪娥可到了
 秋架搭上小金蓮
 氣虧力弱脚又疼
 就把老梅叫幾聲
 莫要失候奴的聲
 枉叫奴家把你奔
 尊聲嫂嫂聽我言
 姑嫂相携就轉身
 柳府老爺慶生辰
 忽然走進吳夫人
 接你今日拜生辰
 莫要遲延快起身
 拜辭婆婆快起身
 後跟雪娥一個人
 走得渾身香汗侵
 看看還有二里程

小姐聽說舉目看
穿街過巷來得快
一見小姐來到了

城門不遠在面前
抬頭望見自家門
滿面歡喜笑連天

行來不覺多一會
夫人多日不見面
口中就把嬌兒喚

主僕二人到了城
望兒站在大門前
雙手即把兒來牽

今日為娘見你面

猶如南柯夢裡聞

母女相攜把門進

即請双親拜生辰

爹娘姊妹重相會

一家骨肉喜團圓

眾位親戚俱來問

就把小姐問幾聲

當初轎子來接你

為何穩坐不起身

今日用着兩脚馬

如何走得這路程

親戚問了姊妹問

軟弱妹子口內稱

你既不把轎子坐

就該多用幾個人

你的脚疼牽牽你

過河扶你也好行

姊妹問了娘又問

虧得女兒受苦辛

你家往日有何事

連接幾次不歸靈

看你容顏因何瘦

為甚恹恹少精神

小姐即忙開言道

母親那知鄉下人

秋後將把穀收起

冬來又是種麥天

古人有言說得好

才了蠶桑又插田

我們庄家真个緊

妯娌小姑不得閒

只因秋穀難收起

女兒做了丟娘人

若說兒的容顏瘦

肚子瀉了兩三天

夫人聽罷低頭想

這些言語未必真

縱然我兒肚作瀉

不該這般少精神

你把真情對娘講

為娘與你解愁煩

却說小姐聽了夫人之言

假意發起氣來

說道母親這樣說

難道叫我一進門來就

張着口笑个不休麼

這正是愁人心

中話難對旁人言

只得慢把小姐勸

小姐登時發了氣

阻住夫人無數言

只得慢把小姐勸

娘的嬌兒叫幾聲

你的性子全不改

為娘適才問你話

小姑與你可和氣

婆婆待我如親女

若論世間俗情禮

小姐說出這般話

小姐聽說開言道

古人有言說得好

攀倒瓶兒潑了水

兒在鄉間多有趣

若是五谷收得早

親眷陪著小姐坐

女客席設後堂內

却說小姐臨來之時

會意今日那裡肯在

恐時候遲了路途遙

必苦留夫人聽了便

更比當初加幾分

好好從寔對娘言

姑爺與你可有緣

妯娌待兒如客人

母親且把心放寬

哄住眾客與夫人

母親說話那一邊

母親休怪兒糊言

嫁了女兒如賣田

春夏秋冬似神仙

姑嫂作詩賀新年

夫人堂上去吩咐

男客款待在廳前

看紅日偏西去

小姐說了這些話

一家賓客多熱鬧

又是新春并生辰

婆婆面前難比我

婆婆待你可還好

小姐一聽即回道

小姑和兒如姊妹

七除之祭兒不犯

夫人又把小姐問

那個女兒終不嫁

養女須要嫁得遠

小兒不把母親罵

清早池邊觀魚躍

小姐說了這些話

又是新春并生辰

小姐上房對娘言

小姐乃聰明之人

豈不

今晚是要回去的

請母親不

我兒是個知禮人

妯娌合你可喜歡

母親在上聽兒言

女兒件件俱喜歡

如何與人有閒言

莫非早晚望娘身

那個常在娘跟前

死狗須要埋得深

母親休得把兒牽

晌午花園打秋千

夫人微微把心寬

又是新春并生辰

小姐上房對娘言

小姐乃聰明之人

豈不

今晚是要回去的

請母親不

日方才見你一眼。你就回去。况且路程甚遠。如何走得。我要留你過了正月。才回。也不為遲。就是你家婆婆。也不怪我。我兒安心坐下。不必多慮。兩個姐姐。同眾親戚。說道。你家中雖有事。也用你不着。同我們寬耍幾天。又有何妨。今年正月。當今天子。大放花灯。與民同樂。今日元宵節。本縣裡唱太平歌。前三日。就有名帖。來奉賀。爹爹。當時一切收下。今晚我們府中。也放花燈。甚是熱鬧。你如何就要回去。教爹爹面上。如何下得去。小姐道。我家明日。是在有事。決不能住在此。我來的日子。甚多。你們莫怪眾親戚姊妹。再三苦留。小姐立定要去。夫人無奈。只得說道。我兒要去。為娘也難留你。隨你去罷。這正是女嫁不由己。離別真慘然。

久別爹娘不相會

才得團圓又離分

傍人不知其中意

還笑小姐不老成

夫人便叫雪娥送

明日慢慢再回遠

雪娥聞聽開言道

夫人請聽小婢言

了環剛剛才到此

跑得一身骨頭疼

雖然兩支大脚板

此時尚覺麻又癢

你叫別人送小姐

了環有些懶動身

夫人聞聽雪娥話

無奈只得叫別人

來到堂上高聲喚

並無那个答一聲

一个說是嫌路遠

一个又說要點灯

回頭就把素梅叫

叫聲素梅你聽言

你送小姐回家去

明日慢慢又回程

素梅聞听夫人命

忙去吃飯要起身

夫人一見素梅去

又叫家下四个人

堂前抬過轎一頂

忙把嬌兒叫一聲

我兒此刻去晚了

坐在轎內好趕行

小姐聞聽說不用

不必勞動抬轎人

女兒年少走得路

近來兒的脚不疼

再三再四他不要
木底鞋子來換下
猶如把葯吃一碗
問娘爹爹在那裡
我兒有甚言和語
親戚姊妹齊來送
却說夫人同親戚姊妹
笑道母親不必墨念
尚早不必慌忙只是
望得你來小姐答道
嫁了女兒和退個
一齊來至後堂下
一個笑他好有趣
內中也有老的道
他的心中有些悶
眾人聽了開言道
吟詩作對文章秀

兩個姐姐便開言
布底鞋子才好穿
忙換舊鞋足下穿
夫人開口把話言
為娘明日對他言
眾人送至大門前
一齊送小姐站立大門
夫人說聲兒慢去
小姐回言無甚話
夫人說聲兒慢去
小姐忍淚別眾人
粧歡做喜出大門
小姐忍淚別眾人

賢妹既不坐轎子
雖然說了這些話
辭別親娘抽身轉
你父堂前陪着客
小姐回言無甚話
夫人說聲兒慢去
小姐忍淚別眾人
粧歡做喜出大門
小姐忍淚別眾人

你把茶飯飽飽食
小姐勉強把飯食
不見爹爹在面前
陪着客人難抽身
粧歡做喜出大門
小姐忍淚別眾人
粧歡做喜出大門
小姐忍淚別眾人

欲想再耕勢不能
你言我語亂紛紛
一個笑他忙路程
你們糊說是何言
所以臉上少容顏
這些話言未必真
禮義文詞甚認真

前面走去柳小姐
一個笑他把家望
一個說他年紀小
這個姑娘多聰慧
不是婆婆多言語
若是人才無比賽
描龍綉鳳般般巧

夫人眾人轉回庭
一個笑他不老成
一個說他乖不全
那裡說是乖不全
寔是丈夫不喜歡
聰明智慧難比肩
知賓待客件件能

此人不稱丈夫意
 前面走的柳小姐
 當初來時還易走
 春風不住吹粉面
 申時走到酉時候
 開言就把父母叫
 自此路債還完了
 當作女兒自死了
 小姐說到傷心處
 却說小姐行路艱難
 悲痛不已素梅聞聽
 也弔下淚來輕輕對
 小姐說道夫人叫你
 莫回你定要回來
 吩咐坐轎子你又不坐
 而今來在路上舉步
 難行又這般哭泣不
 然來我們不如回去
 罷小姐聞聽揩了眼
 淚勉強站起身來慢
 慢握握前行正是路
 不走不到債不還不
 了

世上難尋第二人
 了環素梅隨後跟
 如今回去更艱難
 吹亂青絲挂玉簪
 方才走到杏花園
 生身父母在那邊
 從今不來見親顏
 猶如黃泉路上人
 兩眼淚珠落紛紛
 兩行珠淚往下墜
 滿腹愁腸不可言
 西照太陽當面晒
 強打精神走幾步
 落花飄來如蝶舞
 小姐將身坐石上
 前生欠了路途債
 娘親休把兒望念
 爹娘休想兒見面
 且表主僕行路程
 小姐走得脚已疲
 過了小河又大川
 兩旁青草婦裙邊
 眼望前塘哭几聲
 今日又叫女兒還
 兒也不把娘來牽
 除非南柯夢裡間

携着了環慢步行
 素梅走得沿路哼
 活活被你把人坑
 叫聲素梅聽我言
 心慌步忙握了走
 口中不住來報怨
 了環路上怨小姐
 只因我命帶累你
 不覺紅日已西沉
 報怨小姐要回遠
 也是走得脚痠疼
 帶累你也受苦辛

小姐聞聽收住淚
 小姐脚疼握着走
 叫你莫走你要走
 小姐便把素梅叫

你要看有在夫人面
今日路途把你累
素梅聞聽此言語
說甚路途勞累我
小姐不說我也曉
那日冬至來接你
倘問來由因何處
我因路途走得苦
我受只是一人受
素梅輕輕開言道
小姐聞聽這句話
走在路旁將他讓
不言公子上前去
公子到家多時久
田中農人已上岸
隔岸望見村中火
獨木小橋方才過

念在夫人待你恩
來世報答你的恩
唬得三魂不附身
說甚要報我的恩
了環也知二三分
他的言語太欺人
替你分解二三分
口中說出煩惱言
莫使兩邊起禍根
後面姑爺也來臨
心慌胆怯想一番
公子走上小姐前
且說主僕赶快行
主僕還在半路間
江邊漁翁收釣竿
火虫弄影在路邊
耳聽流水响潺潺

你我當初無好處
今年今日兩人走
小姐一路說的話
說甚今年同路走
那日送盆洗臉水
小姐你且把心放
小姐回言說不是
明日回家休泄漏
二人正在言談論
小姐同我快快走
滿面含羞心帶愧
近旁側目睇一眼
望着平路難行走
但只見林歸宿處
野鳥入林歸宿處
晚風吹落殘花片
風送枝葉聲細細
到家竟有三更鼓

白白相交十六年
明年明日少一人
了環一一聽得真
說甚明年少一人
了環看的眼中間
待我明日稟夫人
我心不是這一般
若有泄漏了不成
後面來了梅書生
路途迴避難避身
上前退後總皆難
真真當做陌路人
手扶了環把步捱
牧童收牛正回遠
隣村黃犬鬧聲喧
一輪明月空中懸
忙至上方請安

婆婆一見忙相問
為何忙去忙回轉
各村人人俱去看
你的父親生辰日
幾句誑言來哄過
日落西山客已散
翰林看見心歡喜
無數興頭都阻住
早知你不留下女
老爺越思越發怒
不言柳府一番事
辭別小姐出門外

就把賢媳叫幾聲
一日走路到初更
為何我兒趕回還
又是元宵又是年
主僕提燈進房門
內外燈燭照眼明
即叫小姐來看燈
熱心吊在冷水盆
過甚年來過甚生
急得手軟肚子疼
且說梅家一段言
堂前鬧見梅書生

今日方回娘家去
況且城中多熱鬧
你的父母皆由你
妯娌小姑俱來問
不言小姐回房去
唱燈之人齊來到
夫人只得來稟告
狠心夫人不留女
吩咐唱燈別處去
肚子疼時難坐住
一宵已過天明亮
欲將此情來言論

何不多住兩三天
君王有旨放花燈
為何捨得你苦奔
小姐口內吐謊言
且說柳府一段言
笙簫鼓樂鬧聲喧
老爺聞聽怒冲冠
有志女兒叫幾聲
莫要在我府廳前
氣往上房去安眠
素梅了環要回還
再把下卷看分明

繪圖 大字 柳笑春白扇記 卷下

話說公子有一本文章。係是公子作的。文字擱在房中。今日公子要看。遂命書童去取來。言道我擱在左邊書架上。寫着芸窗稿三字。你去取來。書童道我不識字。公子道一切抱來我看。快去快來。只見書童由房中取出一本遞來。公子一看。說道你說你不識字。如何又會取來。書童道是三奶奶取與我的。公子聽了。說道這芸窗稿三字。是要中三元的。如今被臭手拿過。便是無用之物了。却被素梅聽見。不由發起火來。便說道梅姑相公。此話怎講。是不瞞相公說。相公這等做作。這是我家小姐在窗下墊桌子脚的。倘相公虛心些。不敢以師心自用。恭恭敬敬請教小姐。只是奉承些。交你閃子斧削。改正看看。拿出來。皆可以見得人。你若不知謙退。自以獨斷為奇。從此是不能進的了。公子道。久聞大名。你家小姐是飽學先生。素梅道。也不差。這正是赤壁之火。還未熄。了環又把油來添。罵聲了環小賤人。公子說罷。抽身走。開口就把素梅罵。叫我受氣到那年。人家說的隨他講。你說話兒罪在我。虧你讀書誦詩篇。素梅聞聽。開言道。雖然丈夫比天大。欺人一生多胆小。欺你是個弱軟人。小姐有甚不好處。翰林小姐千金體。花容月貌非等閑。若論小姐聰明處。那樣不及這書生。

文章只說他的好
若還聽見歲考到

拿來評論不如人
唬得三魂不附身

他的氣質本未化
五更三點把場進

處處皆是假斯文
提筆難把題目明

一個虛字講不去

翻開夾帶來湊成

灰灰翻得把天蓋

蠹魚翻得無處奔

日落西山交了卷

出場好似鬼投生

那日望得出了榜

閻王放他活三年

非是了環誇大口

小姐比他強十分

若論寫作兩件事

只在面前稱學生

不然當面來比校

看是誰个占了先

提起了環心頭火

今日要打他一拳

小姐聽得這些話

三魂七魄飛半天

双手掩住他的口

惹禍冤家叫几聲

幸得那人未聽見

你的言語太欺人

本待今日留下你

恐你討禍了不成

我不留你你回去

回至家中莫亂言

臨行之時多囑咐

叮噓囑咐幾千聲

打發素梅回柳府

小姐轉身進房門

白日焦愁無別事

晚來房內點銀灯

銀燈挂在粉壁上

思前想後好心瘦

獨自一人思前想後好不酸心嘆了

嘆了

却說小姐今晚孤身進房

點起銀燈關上房門

獨自一人思前想後好不酸心嘆了

嘆了

一口氣說道古人云女在娘家如珍寶

嫁在婆家如糞草

說着說着不覺傷心弔下

弔下

淚來痛哭一場道

一更裡伴孤燈綉房思想

哭一聲為女的難見爹娘

想當初娘愛我奴在掌

終日裡隨爹爹習學文章

癡心想呆心望乘龍跨鳳

又誰知到做了藕斷絲長

二更裡靠粧台紗窗月上

細思量這件事所為那椿

我只望過門來婦隨夫唱

為什麼情不合猶如參商
三更裡斂殘粧更加惆悵
不由人一陣陣痛斷肝腸
四更裡燈不明月影西降
奴好比路旁草牛羊踐踏
五更裡東方明雞聲連唱
對鏡台強梳粧步出綉房
這紅靛房哭五更
兩眼珠淚似雨傾
任你哭得肝腸斷
梅柳父母怎知聞
却說小姐獨自一人在房內悲痛一夜次日起來假意喜喜歡歡的料理家事那個
知他的煩惱惟有夫人見小姐皮黃面瘦精神短少還疑他是累欠父母就對小姐
說道我兒這幾天茶飯不思精神倦怠面容黃瘦想必是你累欠父母待老身命了
環送你回去要幾天如何小姐答道媳婦不累欠請婆婆放心夫人又想道必是年
少夫妻未免有難捨之情定然是奴才不聽我言強要搬到書房去使媳婦有愁煩
之狀到晚來夫人壓逼公子進房卧宿但公子乃孝順之人只得聽從母親之命雖
然公子進房到好仍無合歡之情恰似看門的神道一般這正是白日向東西沉去
晚來相會無言語

萬物之靈是天生
惱恨人生又不全
孔子不拜周朝相
太公得志是殘年

顏子命短因何故

盜賊為何壽長綿

千里龍駒駝重担

得勢毛驢背金鞍

駿馬常駝痴漢走

巧女多伴拙夫眠

紅顏女子多薄命

尖嘴駝腮戴鳳冠

若是金玉兩相對

不是天亡定拆分

即如梅柳兩夫婦

真正才子配佳人

天生一對鴛鴦侶

池中開就並頭蓮

偏偏生出許多事

同床同枕不同歡

你在一邊長嘆氣

我在一邊暗心痰

你到三更長嘆息

我到半夜想無緣

一个怨奴自薄命

一个自怨非姻緣

公子也是有愁恨

那肯對他說一言

小姐只是暗愁苦

怎肯合他把話言

想到口來幾十次

含羞帶愧難開言

小姐拿定主合意

率推合他過幾年

寧可做個悶死鬼

那肯做了輕薄人

二人同床多日久

你無言來我無聲

公子小姐各暗氣

二家父母怎知情

只說琴瑟調和好

豈知同床各自眠

却說光陰易過不覺又是六月暑天晝長夜短彼此二人朦朧睡熟古人云日有所

思夜有所夢小姐夢中叫了一聲媽媽忽然惊醒小姐耳邊聽得公子翻身知道公

子已醒自己甚是羞愧又想起夢中之情不覺兩淚交流這且不提再說公子被小

姐說夢話惊醒了口內不言心中恨道這個賤人真真神出鬼沒小生此時正在神

遊天台被這賤人惊醒真是可恨可惱大恨幾聲依然各自安寢這正是

任使千般迷人計

公子翻身仍自睡

心中怨恨怎安身

越思越想越煩惱

難動銅肝鐵石心

正是只因一着錯

幾番算計總難贏

寬牽小姐受屈情

公子翻身仍自睡

正是只因一着錯

幾番算計總難贏

越思越想越煩惱

難動銅肝鐵石心

正是只因一着錯

幾番算計總難贏

寬牽小姐受屈情

公子翻身仍自睡

正是只因一着錯

幾番算計總難贏

越思越想越煩惱

難動銅肝鐵石心

正是只因一着錯

幾番算計總難贏

不表二人各愁苦
 走進書房開言道
 他雖面貌生得好
 公子低頭想一想
 開言就把夏蓮叫
 夏蓮聞聽此言語
 娘家來接不容去
 多謝公子抬舉我
 老的使他他不動
 胭脂花粉常常用
 渾身上下多漂亮
 話說公子見了夏蓮
 這般模樣口內不言
 心中想道真乃是個
 賤了頭古來之言說
 得不錯小生不過湊
 你一肩之力。蹭蹋那
 個賤人了頭不知我
 意只說是我看上他
 了杭州美女甚多小
 生都還看不上要你
 何用這正是

單說公子一段言
 夫人命我送茶來
 只是金蓮欠幾分
 忽然一計在心間
 我今言語聽分明
 不知其中假合真
 近來奶奶少容顏
 即忙跪下地埃塵
 少的使他他回言
 油頭梳得亮爭爭
 看見公子學斯文
 次日公子書房坐
 公子一見了環到
 雖然是個下賤輩
 若要磨折柳氏女
 那日磨死柳家女
 想起公子書房睡
 適才公子說的話
 公子將他來扶起
 做佛只少香供奉
 大脚從來纏不慣
 送茶來了一了環
 原來了環是夏蓮
 怎能比得一佳人
 除非暗囑這了環
 叫你不做小了環
 又想洗臉那早晨
 心中暗想是真情
 了環從此專威能
 做官只少抬轎人
 不惜疼痛只是纏

頑鉄豈得天平稱
 夏蓮清早堂前過
 假粧耳聾不做聲
 掃把丟下他去了
 只得自己去掃塵
 又好氣來又好笑
 小姐喚他掃灰塵
 都嘴都舌亂回言
 真真是個下賤人

夏蓮彼時來聽見

回過頭來問幾聲

你口說話就說話

吃魚帶刺好無根

誰是大來唯是小

那個是个小賤人

大小二字你講講

你把大小認認真

再過三年你看看

恐怕大小分不真

我是當初在梅府

你是舊年才進門

古人之言說得好

先到為君後為臣

你莫多言說此話

你著頭兒做個人

小姐聞聽這些話

熱身弔在冷水盆

回轉綉房細思想

心中猜疑八九分

原來有此一件事

今日方才漏此音

算來皆是我命薄

那有閒心把氣爭

只願奴身早早死

讓得人家好稱心

不言小姐長嗟嘆

且言錢塘讀書人

光陰易過真如箭

看看又到八月間

欽差來到浙江省

通省秀士亂紛紛

明日要把科場進

公子收拾跳龍門

却說浙江省杭州府管錢塘仁和二縣共居一府就是浙江省城的首縣梅府雖居

鄉下只離二十里之遙公子弟兄交卷報名業已托下朋友代為應酬只須今晚進

城料理考具明日入場公子要換新鮮的衣服坐在廳前命書童來房中取這才是

公子即刻就要穿

書童來至綉房外

就把奶奶叫一聲

頭巾藍衫取與我

頭巾藍衫更不能

小姐聞聽此言語

想起從前事一端

苦齋稿兒不容措

不如不沾得乾淨

此科中了還猶可

倘若不中了不成

這個人難惹

藍衫請他自來穿

口中就把安童叫

我不知道在那邊

頭巾請他自來戴

從頭自尾說一篇

書童聽得這句話

轉身走到廳堂前

將話一一來稟告

頭中衫子請自取
幾步走入綉房去
十个婦人九个賤
劣馬不可加料養
汚泥濫土難堆起
我見賤人千千万
到底是个殘花柳
如花是玉討一个
相公奶奶要你叫
不代貴人早早死
如狼似虎瞧一眼
嘆口氣來流下淚
不如今日頃刻死
公子大恨出外去
小姐聞聽夫人到
小姐回言並無事
夫人聞聽此言語

奶奶不知放那邊
自己取來自己穿
賤人不值半文錢
臭肉豈可用益醃
真正朽木難雕成
你就數在賤人先
招商店內接客人
賤人只得站旁邊
了環奴婢要你稱
莫要長在我眼前
大踏幾步出房門
兩眼珠淚滾胸前
快讓他人稱了心
後堂驚動老夫人
揩乾眼淚裝歡顏
忙將巧語哄夫人
不由心內火氣生

公子聽見這番話
手指小姐連聲罵
若是有个好一点
野菜雞擺大盤內
餓馬不可與食見
些微與他一点臉
梅華今番若高中
白日使你團團轉
梅華說話從不假
一口吐沫噴在臉
小姐無奈忍着氣
從頭至尾想一遍
一身冷汗如雨下
一家大小忙來看
夫人忙把小姐問
此時書童還未去
口中就把梅華叫

口中不言怒氣生
罵聲無義小賤人
賤骨也要帶幾根
破布豈能用線連
野花不可栽面前
滿身酥麻惹人嫌
我把賤人當了環
晚來叫你端脚盆
賤人切切記心間
就把賤人恨幾聲
臉上吐沫自陰乾
自己把命怨幾聲
活活氣壞女嬋娟
公子早已出大門
你們何故鬧紛紛
從頭一一禀夫人
忙問梅華在那邊

賢良媳婦你莫氣
當時夫人發了火
魚龍變化朝暮日
夫人聽說越如火
翰林進士遠不及
若還提起功名事
若要不看媳婦面
也是為婆帶累你
次日弟兄把場進
三場已畢八月半
一日等得發了榜
虎榜貼在照壁上
相約朋友數十個
解元出在那一處
話說公子恍惚之間
忽聽得有看榜的人
念道第一名梅華錢塘縣學生
亞元又是那處人
朋友可曾得中了
弟兄可有中得全
第二馬良也中了
第三中的是蘇文

我要重責這畜生
唬得小姐魂飛天
朝廷也愛讀書人
甚麼叫做要作文
舉貢生員還不全
我把功名作等閒
送他學裡革生員
如何養下這畜生
題目合手作三篇
弟兄三人出龍門
浙江才子亂紛紛
看榜之人上萬千
抬頭那裡看得真
是廩是附還是增
不由心裡甚喜歡
弟兄可有中得全

吩咐書童忙去喚
雙膝跪在塵埃地
他是婆婆晚年子
他就中了又怎樣
代代為官何希罕
說道看在媳婦面
双手扶起賢媳婦
不表梅家婆勸媳
弟兄三人多得意
朋友各把文章比
大炮一日响到晚
公子弟兄也去看
我問你來你問我
弟兄正在紛紛講
側耳又把下面聽
第二馬良也中了

家法取來打他身
尊聲婆婆老年人
念他朝日要作文
難道我家少舉人
帶累妻兒不安然
我還饒他這畜生
為婆與你說分明
再表公子一段言
還算公子占了先
公子文高果是真
街前來往是生員
推推拉拉進轅門
你問我來中誰人
忽聽有人念榜文
亞元又是那處人
第三中的是蘇文

劉義也把第四中
一榜從頭念到底
小生相交共五個
你要中時別榜中
不說看榜言合語
報條貼在照壁上
公子聽了恨一聲
上無李發這書生
還算李發獨擅能
為何與我做同年
且表街前跑報人
合家大小亂紛紛
此人也能登金榜
劉義到能得高中
為何李發不得中
公子這裡來思想
報馬報到梅府去
多少喜言說不盡
從今休要信鬼神
李發為何不得名
劉義奸徒把榜登
朋友弟兄稱解元
夫人小姐得知聞
再表飲宴事一番

今日幾個來聚會
飲罷宴來把話云

話說公子與眾同年拜京考官與各房老師飲起鹿鳴宴來。少不得解元的首座。好不得得意。宴罷之時。公子便約蘇馬二人說道。人人皆中。惟有李春選不中。屈了他。我們同行到他家勸勸他去。三人話猶未了。那榜走過第四名劉義。說道。你們幾位商量要向何處去。公子見他來到。心中不悅。說我們偷得三篇文章。中得了一個舉人。此話說出。眾人俱皆大笑起來。公子見了此人。心中不悅。也不願與他同行。又想道。朋友責合義。只得一同來到李府。只因這一日。好比千日春酒。一時醒撒開雲霧。見青天。這正是

鹿鳴宴罷喜眉夫
興高酒量又覺寬
無量也飲三盃酒
有量吃得似醉仙
今日人人皆得意
還推解元多幾分
眾人歡他三盃酒
嫦娥簪花在龍門
人人都把解元羨
真是科甲發少年
算來不過十九歲
才歷浙江人萬千

穿街過巷人欽仰 風流學士不虛言 誰个父母生下你 誰个先生教的此

誰个奶奶和他配 誰个佳人伴你眠 你是天生真才子 風流儒雅天下傳

男子見了自帶愧 女子見了也心歡 不說眾人來喝彩 且說到了李府前

門前高呼李春老 英才被屈口難言 家人聞聽忙去報 新科舉人到門前

李發知是四人到 低着頭兒不做聲 思想朋友俱中了 如何面目見他們

口內不言心中想 外面呼喚鬧沉沉 慢慢說了一句話 吩咐家人請進門

說話家人出門來說道 我家公子殺人命了 四人聞聽着了一惊 忙問家人却為何

來家人道他把那瞎眼的房師殺了 四人大笑起來 說道快請你相公出來 家人說

我家相公今遭了冤死 四人說道怎麼樣 我家相公被今科這一榜舉人 被胡底喚

死了 四人大笑起來 快去請你家相公出來 家人聞聽往內去了 但只見

這裡家人往內走 李發大笑出門前 相邀四人書房坐 个个把他勸幾聲

你說發老受屈了 我說這榜中不全 你說功名今有定 我說不過等三年

你說中了又怎樣 我說什麼叫舉人 你一句來我一句 說得李發無回言

過了一時才開口 小弟算得作胡言 今科不中弟不氣 只要中着明白人

人人俱是兄弟樣 只怕不是兄等樣 眾入聽了把頭点 可惜我的三篇文

若還眾兄不肯信 三个題目俱完成 眾入聽了把頭点 个个誇好果是真

蘇文只自低頭想 尊聲李兄你是聽 莫非老師看錯了 那有老梅中解元

這個起講勁扎處
說道房師皆明白
他把書兒賭過咒
他把平生來作句
講得來的帮改改
不知處來愈誇好
他在場裡說什麼
那科皆可中得舉
不在文章高天下
眾兄中了我不中
午時吃到申時候
話說李發說道小
弟不中又有何羞
只是懶上街頭窗
下無伴我有龍扇
一把煩梅華凡帶
回請令正夫人借
他的標筆題在扇
上只是要稱呼公
子說道賤內不會
寫字李發道我且
問凡你那日在你
岳丈家病了可曾
失落白扇一把上
面寫着義之蘭亭
記未曾公子道然
也蘇文也說欵上
落着柳笑春閒筆
我且問你這柳笑
春不是令正又是
那一個團魚的老
婆那一個娼婦的
名字公子聽了問
這扇子的來由
怎麼得來

老梅要欠幾十分
此中也有不識文
一年過頭翻未曾
他到出題來考文
講不來的加點圈
看到不好只是圈
活活被他坑死人
不在胡文與好文
只要話語中試官
小弟不過等三年
个个吃得似八仙
此時李發開言道
說了又把酒來擺
這些言語說得好
古人有言說得好
一個又誰也不是
今日京考來到了
你若假用這幾股
士子作了與他看
士子不知肚子裡
三篇胡文中了舉
你們莫信謄錄生
中後回來充紳紳
向他清題來作文
他的見識開幾分
他就看做好奇文
科甲官員入內簾
其中遂是有鬼神
你們莫要當虛言
說得李發開笑言
眾人只得陪他身
小弟有話對眾言

李發忙又開言道
 你在岳家身染病
 一陣說來一陣嘆
 上寫羲之蘭亭記
 搨了此扇不生病
 拿來窗下同觀看
 誰知劉兄拿了去
 家父喚我學堂去
 自從失落這扇子
 若是小生常把住
 公子一旁聽此話
 自然了頭去稟告
 不意他們就來到
 朋友原來是好意
 忽然一見此白扇
 公子先把頭巾戴

提起白扇有根原
 我們四人來問安
 眼見白扇放枕邊
 柳笑春名落半邊
 也要是個鉄石人
 你要看來我要觀
 被他獨霸這幾年
 回來復到書房中
 不曾睡穩到今年
 今年不得中亞元
 心中暗想此事明
 小姐是個胆小人
 看見扇子枕邊存
 小生病好省親顏
 小生方才起疑心
 口內如雷恨一聲

梅兄要問此件事
 一進房來身坐下
 我們四人那來看
 此名定是他名字
 我們四人拿了去
 一時拿來懷中放
 幽籟道時拿了去
 筆筒不見白扇子
 真真此扇失落了
 這個說來那個講
 那日小生得下病
 所以扇子拿來了
 因為見我用此扇
 那日我把劉門過
 越思越想越怒氣

聽我從頭說一番
 凡在牀上正好眠
 從在至尾看端詳
 人人含笑復笑言
 你的病兒輕幾分
 一時把他作笑謔
 把他插在筆筒中
 急得小生心不安
 你們常常有怨言
 人口紛紛不住停
 雪娥也曾知此情
 小生睡着不知聞
 又怕我的病纏身
 走進書房看他身
 想起此事果然真

梅公子那時見了此扇叫了一聲你們好快刀。把我老梅好殺說了一聲遂走出。

大恨一聲出門去
書中不表眾人話
回家即把天地拜
當初是個蠻門士
今日回來家中坐
欲想進房說句話
思到頭來想到尾
取着扇子拿來看
想前想後真追悔
公子正自心頭悶
風吹羅裙搖身動
手拿白扇心中恨
丟在地下抽身走
心裡想來無可奈
扯碎扇子因何故
小姐將扇來拾起
是他強要三五次

如飛似箭走出門
再把公子表一番
拜過天地拜祖先
而今是個新鮮元
心中好似箭來穿
滿面含羞怎好言
這把扇子把我坑
欲對小姐說根源
好似子胥過昭關
綉房走出女嬋娟
溫柔雅度不虛言
你誤小生好幾年
轉到書房抱恨眠
此人這樣似風顛
為什丟在地塵埃
從頭至尾仔細觀
雪娥送到他跟前

眾人不知其中意
自從進場中了後
多少俗禮表不盡
面上加了色多少
自思自嘆自好悔
右想左思真自愧
幾步走進書房內
將身來到房門外
無奈退入中堂坐
慢步金蓮往前過
公子此時魂飄蕩
思想起來越發火
這裡走出公子去
中了解元還作怒
我且檢來細細看
這扇乃是奴的看
當初說來多要緊

還說老梅似狂人
直至今年見青天
書歸正傳表端詳
頭中光彩喜氣添
悔恨當初娛女賢
這件事兒真個難
打開書箱往內尋
沉吟暗想有半天
悶悶厭厭自盤算
一陣餘香撲鼻尖
欲叙寒溫難上難
白扇扯碎棄塵埃
小姐一見吃一驚
若是不中要殺人
發怒為的甚根由
奴的筆跡在上邊
今日扯得碎紛紛

小姐今日來想起 真是白扇把我坑 怪我不曾把款落 不把名字在上癩

因此那時來惱恨 自從恨我到如今 小姐此時來發火 不田氣性往上噴

率性扯他幾十下 拿到綉房嘆一聲 不看上面有字跡 奴家踏你幾脚尖

這裡小姐發了火 又見紅日落西沉 晚來公子把房進 無數愁腸難開言

依然低頭各自睡 次日天明便起身 公子披衣床邊坐 心想怎樣喚佳人

假意高聲來咳嗽 床上惊醒女嬋娟 公子說聲還不起 滿面含羞跑出門

小姐下床心內想 這個書生好風顛 數年未曾說句話 為什今日吐一言

莫非此人心悔了 且說慶賀來的人 三年之久才開言

不說小姐心內想 且說慶賀來的人 三年之久才開言

話說公子早起梳洗已畢 只見柳翰林坐下一乘大轎來到門前 家人報與公子得

知公子出門迎接入堂坐定 翰林說道恭喜姑爺高捷 令堂老母安否 公子說道不

敢翰林說道公子的文章可曾抄出來否 公子道抄出即走到房內去取文章 見小

姐坐在房中 公子老羞着臉皮對小姐說道你去看堂上坐的是那一個 小姐低頭不

言公子含羞拿着文章連忙去了 好一似春風得意流水無情

公子走在大堂上 文章送在岳父前 翰林接過仔細看 真真不愧中解元

正說之間酒宴到 翰林飲罷即起身 拜上親太承謝了 又命首下幫傳言

小姐愚昧耐煩教 要望親太把恩寬 拜托已畢把轎上 辭別梅府就登程

這裡去了柳學士
 到曉又把綉房進
 人家爹媽回去了
 公子自說還自笑
 自己覺得沒有趣
 往夜常在裡邊睡
 小姐慢慢來思想
 自己低頭又重想
 小姐望得天明亮
 公子來在書房裡
 老梅下了三次去
 一面說來一面想
 與我多買幾瓶酒
 一自午時就吃起
 真是酒壯英雄胆
 不覺到了二更後
 話說公子到了二更後合家之人俱已睡着獨自一人走來走去自言自語說道當
 公子好似火燒身
 二人不語到三更
 並不把人問一聲
 手靠床邊口內哼
 又把書來念幾聲
 今夜睡在床外邊
 公子假睡哄奴身
 看他後來又怎生
 夫妻二人出房門
 自己沉吟二三聲
 全然不理半毫分
 忽生一計在心間
 快去快來早回還
 不覺吃到月將升
 酒是英雄自古名
 以酒帶醉進房門
 放心不下柳小姐
 公子單說幾句話
 我們幫人好嘆氣
 唱了幾句倒板調
 慢慢說聲來睡去
 小姐又把油漆起
 此人不知因何故
 昨夜只有五更鼓
 小姐看他這般樣
 這個了頭好性子
 若還常常是這樣
 叫聲書童快快去
 不過一時酒來了
 酒兒吃得十分醉
 人生得意須盡歡
 這件事情怎歸根
 自言自語道一番
 做個女兒不值錢
 又唱幾句關五更
 揭開羅帳好熬煎
 我就不睡又怎生
 今夜說話奴難分
 今夜到有十更天
 此人悔心果是真
 果然算個鉄石人
 老梅活活被他坑
 你到酒店走一場
 公子自飲還自斟
 好似天上一醉仙
 酒將醉後話好言

初是小生的不是。今日這件事情怎麼下台想了一陣。說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只是叫小生如何好對人家說起。真真是個作難的題目了。也罷。待我從從容容。彬彬如禮的去見他。他就打我不成。便是這個主意罷。

解元此時主意定。大着胆兒出庭前。舉足方走三五步。思量到有幾萬千。

別樣事情我做個。不像今日這般難。若做文章像這樣。小生怎得中解元。

走到門外伸頭望。只見燈光不見人。輕輕走至粧台下。舌尖舐破紙窗櫺。

偷眼不住往裡看。燈下坐定女佳人。晚粧卸罷人意懶。綉鞋換了添燈油。

仰面朝天嘆口氣。身靠粧台少精神。公子抽身進房去。心慌胆戰似難言。

輕輕退回十幾步。低頭不語自思尋。

話說公子退了幾步。想了一想。自己說道：老梅你平常好的。今日這件小事。又含羞怎的你也。心慌什麼。不怕做什麼事。有小生代。

公子獨自把面蓋。大胆走進綉房門。小姐一見忙站起。公子進前叫一聲。

閑言尊聲柳小姐。因何獨自看紅燈。家無常理請坐下。小生對你說根由。

只因去年鬼迷我。俗眼不識小姐身。沉香當着朽木燒。就是金玉看不真。

文王不把太公訪。孔子居魯不識賢。千錯萬錯是我錯。該死還是梅小生。

說罷躬身要下拜。門外恍若有腳聲。公子唬得魂不在。大踏幾步出房門。

口裡不住忙就問。此時不睡是何人。原來花貓咬老鼠。耳邊聽到吃一驚。

公子見是貓兒叫
小姐不住暗裡笑
尊聲小姐你聽了
小姐一見忙跪下
男兒膝下黃金樣
自恨不是孟光女
小姐說罷双流淚
只因那日廳前過
自從那日見你面
小姐閨門禮貌正
他問小生因何病
小姐命他來送扇
四人同來把病問
四人見了齊設笑
朋友以為厚愛我
待得小生病好了
誰知劉義不在內

罵聲花貓作怪精
公子轉入綉房門
從前之事莫認真
尊聲夫君且放心
妾身之罪亦非輕
舉案齊眉不能稱
公子開言說根原
看見小姐美容顏
朝思暮想在心間
不肯恐人說閒言
那時只得說真情
小生睡着不知情
眼見白扇枕邊存
唧唧哈哈把話明
四人拿扇出了門
岳父命我回省親
只見書案不見人

狂夜不見你拿鼠
才把白扇遮住臉
萬望小姐來恕罪
双手扶起梅公子
婦人之體如蒿草
早知解元非凡品
尊聲賢良柳小姐
白扇遮住桃花面
多蒙了環來探問
因之染下相思病
雪娥聞聽可憐我
誰知朋友來看我
打開細細來觀看
只當此扇我常用
當時小生睡醒了
路經劉義門前過
桌上筆筒插白扇

今夜偏偏唬小生
提着藍衫跪在塵
念我是一個讀書人
解元請起聽奴言
奴夫身價值千金
當初不該把你坑
莫把閒言記心間
輕移蓮步過廳前
要借白扇把話傳
雪娥送茶把話言
綉房告稟小姐身
蘇李劉馬四个人
小姐名字在上稱
因扇惹了病在身
一毫不知此段情
走進書房看他身
小生拿出看原因

上寫義之蘭亭記

自從得了這把扇

直待今日赴宴轉

要請小姐親手寫

小生聽得如雷震

算來多是梅華錯

小姐今晚來教訓

小姐聽了此言語

你把錄字請攔起

從今囑咐人間女

為人莫效柳氏女

婆婆面前不敢站

會客不敢面前走

處處俱皆難合意

豈知父母把奴嫁

此中原因猜不破

解元聞聽這些話

款上留名柳笑春

何曾一日把心寬

同到李家說叙言

還要名字款上稱

一時出了汗幾身

叫你受屈到而今

一生書生自此稱

兩眼不住淚紛紛

奴家與你說分明

行動必須要恭迎

私送白扇惹禍根

小姑面前不敢言

親眷不敢笑謔言

時時還要受熬烹

才是今日這一般

上前縮後兩相難

小姐息怒聽我言

小生一見着了急

朋友結交不見面

李發拿了扇一把

小生便說你不會

不辭朋友回家轉

即時拿過鍾錄紙

見理不明將人誤

回想此情嘆口氣

看來還是奴家錯

但有一毫不檢點

人前不敢笑開口

縱有鮮花不敢戴

夜深不敢早去睡

酸甜苦辣奴受過

可伶可痛真可惜

都因柳氏不該死

自古好人多磨難

拿着白扇就回程

含忿到今已幾年

要叫小生帶回程

他們才說這原因

滿腹愁懷到此伸

雙手遞在小姐前

誤了小姐爾新婚

回頭尊聲梅郎君

女在閨中不穩成

坑了性命誤終身

妯娌面上少精神

縱有色衣不敢穿

早晨不敢多貪眠

冷熱疼痛奴受全

常懷啞氣在心間

神鬼辨出這含冤

牛郎織女各一邊

樂昌破鏡遭國難
梁鴻孟光美夫婦
小姐休把我來怨
牛郎織女雖折散
王永雖丟賢良女
解元休題古人事
鳳面求鸞成何事
欲效古人遭磨難
公子聞聽此言語
公子連忙來陪笑
漢祖隴中思舊路
春花落盡詩人醉
歡得小生今日醉
公子說了又陪笑
縱然當初是他錯
看看公子越加痛
解元既有愛花意

後來夫妻也團圓
自古迄今有幾人
今日方才成姻緣
一年一會仍團圓
留得美名萬古傳
提起古人惹心酸
班衣採藥非等閒
畫虎不成類犬形
不覺双眼淚漣漣
小姐開口把話言
昭君已過雁門關
樹老花殘欲代難
到底還是戴花人
小姐從頭想一番
而今認錯幾萬千
可伶儒雅小書生
請在池邊賞夏蓮

王永丟下賢良女
只怕小生福命薄
小姐又把話來表
樂昌亂世雖分鏡
若論梁鴻孟光女
張敬畫眉奴不願
愿效一个賢良女
前人之事後人見
小姐若念相恩愛
妾身有句閒言語
韓信進宮王不用
公子聞聽這些話
春花拿來夏天戴
解元到有夫妻意
師生主娘誰知是
帶笑說句双關話
公子聞聽這句話

後來人人稱他賢
悞了青春這几年
尊声相公莫輕言
夫妻二人苦知情
你我焉能比前賢
紅葉題詩是笑設
相敬如賓共枕眠
猶恐後人學不全
敢不遵命效古賢
解元在上聽奴言
而今月下又追賢
無數愁腸也妝歡
把酒時時醉面前
如何奴家獨不然
何況他是你夫君
畧把公子心來寬
冷水打在熱心間

誰知其中強詞化 借此事兒引古人 踏雪尋梅古來有 淵明賞菊花下眠

小生非是宋周子 改甚池邊賞夏蓮 小姐聞聽微微笑 周子怎能比解元

古人雖識蓮中趣 還是若苦有如甜

話說解元聽了此言。說道小姐此時講究蓮中之意。小生是在不知領教小姐這蓮

花有何好處。小姐說道葉大根肥。踏地穩。可惜兒風些。公子聽說不覺大笑起來。耳

邊忽聽金雞叫三聲。彼此對坐各懷心事。正是

來時懷下千般事 此時公子無半言 兩下方欲叙其意 忽然曉光透窗前

公子告別小姐出房。小姐上前扯住公子衣衫。說道奴家心懷一事不敢啟齒。望解

元恕罪。說奴家聞得前兩年的舉人會試場做的總裁。乃是湖南陳德純。恐來年會

試亦是此人總裁。奴在閨中做女兒時。也曾讀過他的一部稿文。在此此乃上等入

才筆跡不老。從此可搬至書房內去安身。盡心讀幾月書。到明年大比之年。進京必

然高捷會元。選館待到功名成就之日。奴家才敢奉陪。望解元恕罪。公子聽了此話

尚未對答。小姐乃是聰明之人。知道解元有貪色之意。故作此言。解元此時慢慢說

道金玉之言。小生聽不敬服。只是小姐也皆恰念小生。解元尚未說完。小姐正顏厲

色。說道男兒志在功名。何作此女兒之言。解元低頭無語。只得去。到書房去了。正是

魚到龍聞不見浪 鳳至高岡不聞聲 無數冤屈才說破 鴛鴦將合又離分

一自今日分別後 未知何日方團圓 好似風箏斷了線 只有去時不見回

子期難待伯牙訪
 春到人間新年過
 老母就把兒吩咐
 曾記柳府讀書去
 今日一早進京去
 這裡媳婦遞針線
 正是慈母手中線
 為娘今日來縫起
 公子聽罷眼帶淚
 但願老母長康健
 此時京都求名去
 小姐聽說此等話
 但慮此去得高中
 行船過渡須仔細
 小姐多少言合語
 話說公子一路登程之語不能盡表且說到京城見過父親好不歡喜此話不提且說公子去後那小姐在家身染下一病原不是今日之病乃是嫁來之後受了丈夫

日落西山泣杜鵑
 天下舉子赴京城
 娘的嬌兒叫幾聲
 為娘望你少精神
 恐娘時刻罨胸間
 當時婆婆手中拈
 縫在兒子上身穿
 愿兒高中拜祖先
 就把娘親叫一聲
 終須有日拜當前
 老母還要你問安
 上前尊聲新解元
 扶着金鞭早早送
 面生夕人莫要沾
 公子一一記心間
 媳扶婆婆往內走
 紅日西落早宿店
 到京若把公公見
 奴奉婆婆你知道
 若得小生身榮貴
 回言叫聲柳小姐
 結草銜環不食言
 何勞解元罨心間
 就說媳婦請个安
 切莫到晚再登山
 公子辞母上長安

秋過寒冬又去手
 公子堂前來辭母
 為娘晚年才生你
 白日望得肝腸斷
 開口又叫賢媳婦
 老母走上前幾步
 他鄉若把娘望念
 見爹只說个个好
 早回遲回兒遵命
 錢塘舉子亂紛紛
 淒涼慘切又傷分
 那時離得娘跟前
 晚來欠你不安眠
 你把針線把他穿
 伸手扯住兒衣衿
 見了此線如見娘
 見爹告稟家平安
 中與不中在由天
 你把言語記心間

的冷氣又聽耳邊殘言碎語。又無處告訴。因此悶在中心。小姐乃是孝道之人。瞞着爹娘婆婆。受盡百般的苦楚。因而積成一病。這正是

好花却被風雨打
好鳥又被彈來擒
洛陽橋下水潺潺
滔滔流去不回還

若是流去能回轉
人的光陰不值錢
今日花開明日却
白髮焉能轉紅顏

我笑世人如做夢
豈肯耽誤這少年
今日小姐得了病
悔前容易悔後難

倘若老天不留命
枉在人間走一巡
此語皆是比方話
再把此事說分明

小姐自從得下病
一日更比一日深
糾纏病卧牙床上
到有九死無一生

婆婆妯娌來看問
梅香了環不离身
吃藥求神全不應
小姐自思活不成

急忙報到柳府上
婆婆耳邊寬他心
銀燈將熄又閃亮
病體好似八九分

人人歸房各去睡
此時將近有三更
鮮血一吐昏迷了
忽然大哼二三聲

周身一緊心煩悶
幾口鮮血往上噴
難心受滿奴身死
過了一時又還魂

小姐自知命難保
思前想後好傷心
過門今日三年滿
丟下婆婆年老人

奴的公公不會面
未知奴家愚和賢
不能收頭抓把土
媳禮未盡三分

今日丟看公婆去
白髮反送少年人
不能收頭抓把土
不能披麻孝三年

叫奴死在九泉下
到做不忠不孝人
小姐思想長嘆氣
口内又把血來噴

昏了一時又復醒
公婆爹娘叫幾聲
笑春離娘一年滿
生身父母在那邊

自從元宵見一面
直到而今甚凄然
後來接奴三五次
兒有泰山阻身前

早知女兒是命盡 違禮也去省親顏 說罷又把血來吐 到了四更魂又還
眼睜才把面前看 一見公子舊衣衿 手拿衣服双流淚 鮮元夫君叫幾聲
你在京城可知道 你的妻子要離分 你若榮耀回家轉 不知你妻那邊存
奴的苦楚獨你曉 你是奴的心腹人 榮歸知道奴的苦 莫辭辛苦到坟前
抓把黃土把奴蓋 報答父母許配恩 逢年過節要叫我 春秋二季來上坟
漢寢唐陵無麥飯 白楊青塚化紙錢 苦命柳氏來領受 莫做忘恩負義人
嘆壞世間有才女 未得團圓又離分 小姐這裡昏思想 傍邊催他忙起身
話說小姐自知不能在世 又想起俊俏的夫主 不能偕老 自怨紅顏薄命 想着生平
苦想叫声了環 拿過紙墨筆硯來 寫下心腹事情 寄與公子 知道了 環拿到 小姐不
覺長嘆一聲 吊下淚來 自言奴家好苦的命也

柳笑青提筆忙寫書信 修一封絕命書畧表恩情 上寫着笑春女端肅拜問
多拜上梅解元奴的夫君 想夫妻皆因是姻緣註定 有月老在足下早繫赤繩
我爹爹柳翰林官居一品 所生下笑春女是一裙釵 自幼兒在深閨讀書勤敏
知三從曉四德獨稱聰明 父與翁在朝中同輔國政 憑媒妁我二家才結朱陳
奴爹爹因年邁辭任回郡 有翁父設祖饌十里長亭 將公子詩與書托父教訓
臨別時叮嚀了又復叮嚀 父回家忙將那東帖備定 命書童請公子來到書廳
每日裡將詩書諄諄教訓 都只望奴的夫高跳龍門 五月五遇冤家蕭牆啟釁

因白扇我夫君病染在身 書齋內梅公子染下疾病
 我無奈命雪娥書房間病 夫就把得病由吐出真情
 閨中女又豈敢越禮胡行 到次日小雪娥又來報信
 也是我那刻兒心中不忍 心腸痴只望救公子殘生
 扇面上親書着義之蘭亭 羞答答命雪娥將扇呈進
 又誰知小雪娥做事不謹 到書房見公子夢睡沉沉
 將白扇丟枕上竟自出門 萬不料四公子過府看病
 進書齋四無人悄悄靜靜 見白扇上落着笑春賤名
 將白扇同拿去各自回程 不數日夫病好訪友遣興
 只疑我柳氏女閨門不正 方才把這白扇贈與他人
 就是那神與仙也難猜尋 自那年你的妻子歸詩詠
 每日裡受責罵都無怨恨 奴只得盡婦道忍氣吞聲
 心腹事不說破焉能自明 只迨至解元夫高中回郡
 夫那時好一似春夢初醒 在綉房與笑春暗陪小心
 恐我夫戀琵琶耽誤光陰 奴那時與夫君言語約定
 不料得皇王爺會試將近 我夫君為功名奔往京城
 怕只怕此一回有死無生 早知道夫與妻如此短幸
 綉房中憂壞了柳氏笑春 奴聞聽那時節心中自忖
 說公子病不減愈加深沉 萬無奈才取出白扇一柄
 竟效了鶯鶯女西廂傳情 有病人睡正酣不敢呼醒
 好一似天差下四个災星 彼時間我夫君睡猶未醒
 在劉府見白扇頓起疑心 此事兒我夫君那知音信
 兩三載夫與奴不共枕衾 那知道此其中大有弊病
 四公子方說出白扇原因 奴雖是解此恨望笑上進
 要同宿除非是雁塔題名 夫去後你的妻忽染疾病
 悔不該錯過了少年新婚

看將來就是奴命中註定 紅顏女多薄命怪得誰人 願夫君此一回神天默廢
 大廷中對策論手敏心靈 三篇文一筆成如花似錦 在禹門三汲浪賜宴瓊林
 歸家來祭祖宗誰不欽敬 就是妻在陰司也能歡欣 怎奈我笑春女無這福命
 不能夠享受這誥封皇恩 有鳳冠和霞佩夫人一品 平白地一一的送與別人
 從今後再休想同床共枕 從今後再休想鸞鳳和鳴 我夫君若不忘結髮情景
 歸家來在坟前多化金銀 每逢着春三月清明節近 備一些香燭紙掃掃墳塋
 夫與妻在今生不能偕永 願來生鴛鴦橋再渡双星 提羊毫戰兢兢眼昏頭暈
 一字字一行行不能成文 恨情長紙又短一言難盡 願夫君得高中早回家庭
 小姐寫完昏迷了 一時喘來一時哼 金彈打開鴛鴦枕 快刀斬斷並頭蓮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忽然一時心疼痛 只叫一聲梅解元
 可憐一聲猶未了 紅顏到了鬼門關
 話說小姐五更之後才叫得一聲梅解元即死了。次日婆婆妯娌免不得大哭一場
 却說翰林夫人乘轎來看小姐的病。行到路上聽知小姐已死一路哭到梅府見小
 小姐屍身傍在右邊。夫人便走到面前叫了一聲胆小的笑春兒為娘來接你了。
 夫人此時放聲哭 娘的女兒叫幾聲 自從元宵見一面 你就賣在梅家門
 後來接你三五次 你說你家不得聞 你是架上綠鸚鵡 脚上常帶索一根
 今日為娘來接你 我兒為何不做聲 曾記那日接你去 你在我家一時辰

為娘問你婆家事 你與為娘把氣爭 我兒好似看家狗 你在那邊護那邊

叫你過了新春去 你說你家有客人 叫你暫且宿一夜 你就使氣即回程

你叫素梅切莫講 你怕孩兒脚不疼 你的愁恨你自曉 你在路上哭連天

咬斷鉄釘你才死 你把為娘當外人 此時老爺也悲痛 為娘不知半毫分

曾記叫你讀書史 你愛讀的烈女篇 終身學得用心計 亦把笑春叫幾聲

話說翰林叫聲雪娥素梅可勸老夫人莫要痛哭與各位奶奶不必悲傷還是這孩

兒的福薄但是叫為父的何日才能丟得下你

吩咐人兇忙裝起 一家哭得淚紛紛 小姐當時裝起了 雪娥素梅哭幾聲

難心受滿你死了 留下了環在世間 當初送你難行走 而今獨上鬼門關

黃泉路上你無伴 了環同你到陰司 小姐送往山上去 了環口裡叫幾聲

小姐入了黃土去 丟下了環在人間 兩個了環齊死了 唬得眾人魂飛天

話說小姐入了金井了環叫到一聲受盡苦楚的小姐了環即死合你同行

耳邊聽得一聲响 了環撞死地埃塵 眾人聞聽俱下淚 野鳥觀見不回林

連忙報到柳府上 柳家夫婦得知聞 前朝有了這奇事 而今尚留義女坟

山中猿猴俱下淚 水裡魚蝦帶愁行 柳氏夫婦聞知更加悲痛說道他主奴

話說眾人看見了環已死連忙來報知柳府

三人不肯分離。二奴盡義。天下少有。就將兩個了環埋在小姐之傍。至今猶存。義女
故。此時翰林夫婦告辭回家不提。且說公子到了考試已畢。出榜得中。會試第二名。
即選翰林陞檢討。因他父親告老回家。即上一本。回家養親。聖上准本。一同父親歸
家。好不熱鬧。正是

狀元歸去馬如飛

居然皇都得意回

滿院翰林把行送

車輪馬踏聲如雷

父子榮歸轉家門

喜煞長安滿城人

富貴本是忠臣後

翰林本是書香根

過了一府又一府

行了一程又一程

穿山過水來得快

錢塘不遠面前存

人叫馬嘶紛紛亂

旗幟傘蓋色色新

親戚鄰友都來賀

父子二人到門庭

拜了天地拜宗祖

轉身又拜二双親

兄嫂一切俱拜過

又拜親友與鄉鄰

此時兄嫂都來到

眾人跪見老父親

个个拜見老父母

單單不見女佳人

翰林忙把老娘問

為何不見柳氏妻

老母急忙開言道

你的妻子喪黃泉

翰林回過頭來着

當時氣倒地埃塵

大叫一聲昏死了

死了半刻才還魂

話說翰林一見靈位

不由氣死在地。思前想後。好不傷悲。

你為我來氣成病

你為我來把命傾

看見靈位如雷震

賢妻連連叫幾聲

臨行之時多囑咐

你愛烏紗在堂前

淚滴紅袍難忍住

柳氏妻子叫幾聲

今日揚名歸家轉

只見靈位不見人

手抱靈牌聲聲叫

哭聲柳氏在那邊

夫人一一來告訴

才把賢媳叫幾聲

老父聞聽也悲痛

細把病來問根原

皆是梅家遭不幸 不能享受女大賢 一家大小都悲痛 悲悲切切話苦情

一家客事俱散了 翰林提燈進房門

話說翰林走進綉房兩眼流淚叫了一聲柳氏賢妻你愛你的翰林來了怎不來奉

陪下官翰林一夜神思不爽只落得嘆息五更了

一更裡進綉房心思煩悶 叫一聲短命妻柳氏笑春 倘不然來約我一路同行

想從前被我屈受冤難伸 有靈魂燈光下現个形影 二更裡靠粧台淒涼愈甚

你若甘心不甘夢裡尋我 夫妻們得相會死也心甘 琴書架無人掃頓起灰塵

抬起頭不見妻好不傷心 菱花鏡開攔着橫鏡帶 三更裡叫柳氏陰魂你聽

粧台邊看一看美容不見 箱脚下空留着一双綉鞋 懷心間未敢言忍氣吞聲

想當初我不該把你待輕 千般苦萬般難你也受盡 四更裡思嬌妻何日得見

今日裡難星滿方才雪恨 忽染病把眼閉赴了幽冥 你本是天仙女不在人間

夫妻們陰陽隔各在一邊 你本是女嬌娥世上希罕 五更裡挽羅帳昏睡床上

早知道我和你此時分散 那時節就該應共枕同眠 怎不見柳氏妻前來梳妝

孤單單獨楚楚甚是淒涼 未幾時東方明金雞又唱 從今後只叫我悔斷肝腸

從今後只叫我朝思暮想 從今後到叫我悔斷肝腸 話說翰林這一夜悲啼到亮

此話不表且說次日他父親幫他拜祖先台坟墓老母

說道我那媳婦的坟台也命梅華前去與他一碗冷漿水飯即吩咐家人前去請你

夏蓮此時來到此
此時翰林正愁悶
滿腮打得鮮血淌
他是欺負小姐過
夏蓮自此無臉面
今日夏蓮拾出去
夜深無語人將盡
耳邊聽得環珮响
行到近前驚人眼
双膝跪在塵埃地
翰林双手來扶起
奴家備得迎風酒
双手上了三盃酒
今宵賽過玉林宴
承你當初來指教
飲酒一生奴不會
自從那日拜別後

老爺貴人叫一聲
提起心頭火一盆
不敢叫來不敢哼
報應不差果是真
叫我如何做得人
把話分開別有因
兩眼朦朧寔難睜
金蓮步出綉房門
羅裙飄飄露金蓮
就把貴人尊一聲
彼此叙禮把話言
今與夫人親手斟
高高捧定尊貴人
月裡嫦娥伴少年
盃酒當筵須盡歡
既蒙見賜豈敢嫌
小生進京求功名

今日奴家來見你
一手將他來扯住
可笑了環不知趣
為人莫說過頭話
到晚自己尋自盡
今晚翰林書房坐
將書收了合合眼
春風吹滿桃花面
翰林一見忙站起
這場榮耀蒙君贈
此時小姐開言道
駕鴛金盃忙捧上
翰林接酒微微笑
翰林也斟一盃酒
夫人看見忙站起
小姐此時將酒飲
三場已畢去觀榜

來謝老爺抬舉恩
拳打脚踢亂紛紛
灯蛾撲火自焚身
不信今日看夏蓮
用付棺木裝他身
拿本書來眼內觀
長嘆一聲把腰伸
口中只把貴人稱
夫人已到桌案前
奴家前來謝貴人
尊聲夫君請聽言
遠有著下非等閒
口裡長嘆兩三聲
輕輕遞在夫人前
尊聲貴人聽奴言
翰林把話叙一番
我名第二天下傳

前調庶吉兩三月

後陞檢討入內簾

朝罷家父去告老

梅華啟奏君王前

聖上准本歸故里

養親三年要回還

那時君王准了本

悔無双翅欲飛難

千里龍駒嫌不快

萬里途程一路登

今日得見夫人面

從今休提去做官

夫人聞聽變了臉

貴人說的是何言

重重恩德深如海

那些薄待讀書人

鵬翅休被藕絲攪

豈為妻身悞前程

夫人說罷添愁恨

翰林即忙把話言

下官說得非真意

如何夫人便認真

朝廷棟樑爲了我

誰是君王心腹臣

夫人聞聽轉笑臉

又提壺兒把酒斟

貴人立志盡臣道

不負叔家配你身

二人說罷把酒飲

彼此醉了八九分

双目不住轉眼看

你恰我愛兩情深

二人正在呆情處

銅壺滴漏近三更

話說翰林說道夜已深了待下官替夫人將鳳冠霞帔去了夫人說道不敢勞動貴

人翰林說勞一勞又待何妨言罷想起昔日事情說道當初下官托雪娥了環到你

處借那把扇子那時夫人如何這樣緊夫人說道借扇事小名節事大千金小姐如

何不要緊翰林說恕下官也告辭了夫人說貴人却是何意翰林說做官事小我的

身也是要緊的夫人說道貴人可認得瓜田李下之事翰林說夫人不必多疑下官

乃是讀書之人決不敢造次夫人此時已知幾分醉意順手拿過瑤琴對翰林說道

貴人休怪妾身胆大賣弄心情當初奴家在深閨之時學得瑤琴譜詞今日鼓琴與

貴人解悶翰林說道下官只知夫人講書却不知夫人還會操琴當得領教

夫人即將琴拂起 彈些今人與古人 彈些興亡成敗事 鼓出吉凶愚合賢

伯牙曾把子期訪 高山流水有知音 約定二人來相會 可憐子期命不延

坟前一曲酬知己 摔碎瑤琴不再彈 終身不再觀琴面 只為奴心少故人

話說翰林說道下官正與夫人共樂春台夫人如何彈出這些不祥之琴曲

夫人之琴彈得好 翰林耳內所得真 高聲一似雲中雁 低聲好似夜猿啼

不高不低拂幾曲 惹動愁腸幾萬千 不是孤鸞悲鳳侶 就是幼婦失少年

琴音拂到傷心處 只見夫人淚連連 忽然將琴來推到 在上巫山那聞聲

話說夫人忽然將琴推倒翰林大吃一驚醒來一身俱是冷汗忽听金雞三唱方知

是南柯一夢這正是忽然惊醒南柯夢懷中夫人在那邊

此時只覺餘音在 耳邊尚疑環珮聲 一盞孤燈明書案 半輪明月照窗前

目前一派淒涼景 萬恨千愁對誰言 回首桃源空悵恨 叫我何處會神仙

只為今宵夢中會 次日相思恨轉添 不覺時光如梭快 翰林養親已三年

這日北京來宣詔 梅華接旨好心酸 做甚人來幹甚事 談甚富貴說什官

這項烏紗真懶戴 這件紫袍我懶穿 翰林正在傷心處 忽然想起夫人言

夢中曾把下官勸 句句言語記得全 柳氏囑咐真情話 梅華依然去做官

擇定吉日起了馬 堂上拜別二親顏

話說翰林起程之日合家老幼與岳父岳母昏來送至十里長亭此時岳父岳母說

道當初姑爺祭歸之時。我二老也曾勸過幾次。請姑爺祿位高陞。另娶佳偶。爾當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二老此時說了。不覺雙眼流下淚來。梅華說道。謹遵岳父母之言。小婿必然領命。這話不提。且說翰林到京不久。又陞兵部侍郎。合家一切搬到京城。怎奈天下大亂。省々乾旱。處々飢荒。黎民遭殃。張敵忠四處反叛。李自成流寇京城。所有餘地。皆被盜賊霸佔。有一日。李自成領兵四面攻打。圍得水洩不通。梅華領兵出城。可恨李賊勢眾。無可對敵。乃大明崇禎廿七年八月廿四日。被李賊打破京城。聖上無奈。只得梅山自盡。死者不計其數。梅華勇至金殿。指定大罵一場。撞頭而死。梅府老少。並柳府二老。俱遭賊手而亡。悲哉悲哉。以是皆絕梅氏之後裔也。這正是

大明忠臣有千萬 那有梅家父子全 主僕男女十八口 盡做黃泉路上人

雖然不見當初事 只叫後輩哭忠臣 父子撞死金塔下 留得美名千古傳

小姐雖然死得早 賢孝芳名天下聞 恩愛夫妻遺失悞 算來由命不由人

若是由人不由命 早把扇子問根源 今生不能偕鳳侶 也是前生命生成

二人俱死黃泉下 留下美名在世間 縱有良田無人種 洞房花燭假團圓

此時天下紛紛亂 黎民百姓盡遭殃 也是億兆難受盡 縱有肥田無人耕

老者輾轉溝壑內 壯者逃散四方行 國正方見天心順 天生聖主定乾坤

此後聖主登龍位 天下人人盡沾恩 龍樓日日祥雲現 官清自然百姓安

妻賢夫福能使少 子孝父才把心寬 鳳閣朝々瑞氣生

各國年年來進貢
 此書名為白扇記
 聽書之人莫笑罵
 男兒要有丈夫志
 不過幾句閒言語
 燈盞之內油已盡
 欲想起來走幾步
 聽書不當柴和米
 世人每多不肖事
 門庭空立科甲第
 更有無知可笑者
 此話不過提人醒
 大家散去睡了罷
 眾人聽了各自睡
 閒言聽了二三段

歲歲稱臣奏龍顏
 留傳世人與人聽
 休怪梅華不是人
 女子節烈萬古傳
 奉白列位莫笑言
 樵樓鼓打正四更
 兩腿上下麻又酸
 然何苦自受熬煎
 因為聽書惹禍端
 閨門以是烟花園
 還說所書長精神
 並非禁止聽書人
 莫待鄰雞喚曉聲
 耳邊呼听念書聲
 再看詩句說根源

家家調詞歌盛世
 只因白扇起疑意
 梅華本是真君子
 若問真王與國號
 此書說到此處止
 念者念得喉嚨啞
 双目朦朧神氣散
 女在閨中要穩重
 不染相思風寒症
 敗壞祖澤自此始
 只到消愁與解悶
 這些閑話休來表
 此書但是念完了
 揉揉眼睛忙扒起

戶戶作詩慶丰年
 耽悞青春美少年
 笑春本是女中賢
 大明崇禎十八年
 各回蘭房去安眠
 聽者聽得渾身疼
 還要支持聽几聲
 聽書此事非正端
 就犯私情並淫奔
 污喪名節自此生
 不知却是害人坑
 夜也靜來更也深
 想听且等待明天
 原來是在夢中間

詩 梅已開花柳不發
 柳芽發時梅花殺
 曰 紅花綠葉雖美
 怎奈同體不同發

#A2
107348
114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and scribbles, including a circled cross symbol]

3,000